

新加坡唯一的华文文化双月刊

# YUAN

2019年·第1期·总期: 137+ S\$5.00

# 源



## 追踪“铁人”与“铁人”之母

- 以继承父志为心愿的黄一雄 · 勇敢飞翔的追梦人——林海燕
- 城中城莱佛士城 · 筷子的故事——郭永秀专访 · 快乐银发人罗亚兴



新加坡宗鄉會館聯合總會  
Singapore Federation of Chinese Clan Associations

# 宗乡总会奖学金

## SFCCA Scholarship

### 奖学金金额

每学年最多可获得1万5000新元

### 申请条件

- 必须是新加坡公民或永久居民
- 具有初院学历或其他相等资格的学历
- 已获得本奖学金认可的中国高校录取资格

### Value of Scholarship

- Up to S\$15,000 per academic year

### Eligibility

- Singapore Citizen or Permanent Resident
- Possess 'A' Levels or other equivalent qualifications
- Admitted into selected Chinese Universities approved by SFCCA

### 申请时间 Application Period

01.04.2019 - 15.07.2019

### 咨询 For more Enquiries

☎ 6354 4078

✉ admin@sfcca.sg

🌐 <http://www.sfcca.sg/scholarship/sfccascholarship>

支持单位  
Supported by



新加坡宗鄉會館基金  
SINGAPORE CLAN FOUNDATION

CULTURAL  
MATCHING  
FUND

## 编辑语

文·谭瑞荣

1819年1月28日，莱佛士 (Thomas Stamford Bingley Raffles) 登陆新加坡，从此，狮城开启了里程碑式的历史篇章。

为了让新加坡走向更美好的未来，抚今追昔，以史为鉴，是国人应有的眼光和胸怀。有鉴于此，我们特开辟一个栏目——“开埠史话”，一来为了纪念新加坡开埠200周年，二来也想借此平台，疏理岛国的开埠史，以便我们能真正地做到“以史为鉴”。

《追踪“铁人”与“铁人”之母——莱佛士铜像及其制作者漫谈》是我们的“开栏之作”。该文以铜像作者为切入点，阐述了家喻户晓的铜像鲜为人知的一面。《城中城莱佛士城》一文也相映成趣，将莱佛士及其相关的建筑来了个“抚今追昔”，让我们注意到享誉世界的美籍华人建筑师贝聿铭，与莱佛士的诸多交集。

一个国家的建设，除了肯定莱佛士这样闻名遐迩的先驱者之外，大批默默无闻的劳动者，也是值得我们肯定的无名英雄。

为了配合宗乡总会“无名英雄”的系列活动，“本土文学”栏目推出了以“无名英雄”为题材的系列戏剧小品。本期的小品《无名英雄》，从育人的角度，塑造出亦师亦母的人性光辉，您认同这样的无名英雄吗？

其实，只要是能与国家同呼吸共命运，或者一同成长的人，我们都能领略其英雄的风采。就从本期所采写的文章来看：《以继承父志为心愿的黄一雄》、《以创作为己任的马来作家扎玛尔》、《勇敢飞翔的追梦人——林海燕》、《筷子的故事》中的郭永秀、《快乐银发人罗亚兴》，抑或是《三十年代闽粤妇女移民潮对新加坡日后发展的影响》中的红头巾三水婆、客家琉琅女、顺德妈姐自梳女。这些在各个层面、各种环境中辛勤耕耘的人，无论是脑力劳动者还是体力劳动者，他们所展现出来的那种执着和顽强、韧性和坚毅，无疑都彰显着无名英雄的翩翩风采。

本期出版之际，正值新春时节。在此，我谨代表《源》编辑部全体成员，向支持我们的读者和作者表达新春的祝福：

恭祝大家新年快乐！吉祥如意！祝愿新加坡国泰民安！万福汇聚！

2019年·第1期·总期: 137

### ■ 出版 ■

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  
Singapore Federation of Chinese Clan Associations  
397, Lorong 2, Toa Payoh,  
Singapore 319639  
Tel : (65)6354 4078  
Fax : (65)6354 4095  
网址 : <http://www.sfcca.sg>  
电邮 : [yuanmag@sfcca.sg](mailto:yuanmag@sfcca.sg)

### ■ 编辑顾问 ■

郭明忠 方百成

### ■ 编辑委员会 ■

主任: 严孟达 副主任: 李叶明  
委员: 尹崇明 白毅柏 吴文昌  
陈嘉琳 徐李颖 陈煜

### ■ 总编辑 ■

谭瑞荣

### ■ 编辑 / 记者 ■

欧雅丽

### ■ 英文校对 ■

李国樑

### ■ 总代理兼发行 ■

恒信贸易公司  
Huang Sin Trading Co.  
Pioneers & Leaders Centre,  
4 Ubi View, Singapore 408557  
Tel: (65) 6841 1367  
Fax: (65) 6841 6267  
Email: [huangsin@pacific.net.sg](mailto:huangsin@pacific.net.sg)

### ■ 设计、分色、承印 ■

先锋印刷装订私人有限公司  
Pioneers & Leaders Centre  
4 Ubi View, Singapore 408557  
Tel : (65)6745 8733  
Fax : (65)6745 8213  
网址 : [www.pcl.com.sg](http://www.pcl.com.sg)

支持机构:

National  
Integration  
Council

CULTURAL  
MATCHING  
FUND

新加坡宗鄉會館基金  
SINGAPORE CLAN FOUNDATION

### ■ 出版准证 ■

ISSN 2382-5898  
MCI (P) 047/02/2019

### ■ 出版 ■

2019年2月



# 目录。

- p.4** 开埠史话 追踪“铁人”与“铁人”之母 黄兰诗  
—— 莱佛士铜像及其制作者漫谈
- p.10** 先贤后裔 以继承父志为心愿的黄一雄 莫美颜
- p.14** 旧貌新颜 义顺：从华顺芭到繁华市镇 李国樑
- p.19** 异族翘楚 以创作为己任的马来作家扎玛尔 吴明珠
- p.22** 戏如人生 勇敢飞翔的追梦人——林海燕 沈蕊蕊
- p.26** 艺文脉动 “珍墨艺韵”黄新本水墨画义展 沈蕊蕊  
—— 为新加坡南洋孔教会筹募会务基金
- 春城洋溢华夏情 2019新篇章 沈蕊蕊
- p.29** 总会专递 《新加坡华人通史》(海外版) 入选《中华读书报》  
2018年20种历史和传记好书 欧雅丽
- 华社迎新春 团拜聚情谊 林映慧
- 春到狮城 彩映河畔 黄丽晶  
—— 春到河畔2019







p.22 戏如人生



p.38 建筑情缘



p.44 文坛掠影

- p.34 余音缭绕** 甘榜，我们永远的回忆 郭永秀  
——听《阿德下南洋5》之《甘榜重游》
- p.36 杏坛岁月** 生活海洋里的鱼 尤今
- p.38 建筑情缘** 城中城莱佛士城 虎威
- p.40 华语华文** 蓝绿白橘黄 色彩看政党 汪惠迪  
——台湾政坛的颜色词
- p.42 医药保健** 考试压力大 中医有办法 李日琳
- p.44 文坛掠影** 筷子的故事 齐亚蓉  
——音乐诗人郭永秀专访
- p.48 人物景点** 快乐银发人罗亚兴 林高
- p.52 星洲绿话** 漫步加东赏花木 感受土生文化情 李喜梅
- p.55 学海拾珠** 三十年代闽粤妇女移民潮对新加坡日后发展的影响 薛依云
- p.60 本土文学** 无名英雄 洪有和
- p.62 艺术长廊** 近观远涛思无涯 邹璐

# 追踪 “铁人”与 “铁人”之母

## 莱佛士铜像及其制作者漫谈



文图 · 黄兰诗

*Sir Frederick Aloysius Weld gave Woolner the commission to execute the statue of Sir Stamford Raffles for Singapore; .....The statue was colossal and of bronze. The unveiling ceremony was very imposing: the natives expressed their admiration of the work, but regretted the figure had no hat under the burning sun of the Strait Settlements!*

—THOMAS WOOLNER, R.A. SCULPTOR AND POET; HIS LIFE IN LETTERS (P.326)

上面的引文摘自艾米·乌尔纳(Amy Woolner)为父亲写的传记，大意是莱佛士塑像是由海峡殖民地总督维尔德爵士(Sir Frederick Aloysius Weld)委托乌尔纳(Woolner)制作，这尊巨大的古铜色雕像在壮观的仪式下揭幕，当地人虽表达了对这项工程的钦佩，然而让他们感到遗憾的是该雕像立在海峽殖民地炎热的阳光下，却少了一顶遮阳帽。

艾米是托马斯·乌尔纳(Thomas Woolner)的长女，其传记里提到的“莱佛士爵士塑像”，就是至今仍然耸立在“维多利亚剧院与音乐厅”(Victoria Theatre and Concert Hall)前的莱佛士铜像。通过这段文字，我们能够感受到当时本地民众对莱佛士的淳朴感情——看到塑像后直接想到应该为其配上遮阳帽遮阳避暑。

耸立于皇后坊的“铁人” (作者摄于2018年5月)

据说当年许多马来同胞第一次看到如此真人般大小的铜像时十分惊诧，并且这位“洋英雄”和自己一样黝黑(铜像呈黑色)的皮肤可能更令他们兴奋，于是，他们便凭直觉亲切地称之为“Orang Besi”，汉语直译是“铁人”。从此，这一作为新加坡象征之一的莱佛士铜像，在本地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不过，对于该铜像的来龙去脉，以及铜像制作者的“底细”，知晓者可能十分有限。

### “铁人”的作者是何许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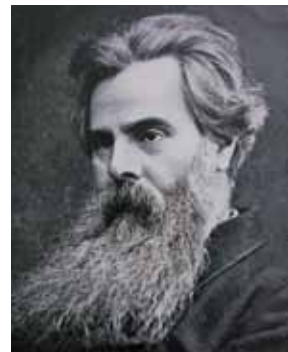
艾米给父亲写的传记告诉我们“铁人”的作者是其父托马斯·乌尔纳(Thomas Woolner)。

托马斯·乌尔纳为何会与莱佛士铜像结缘？

托马斯·乌尔纳是英国著名艺术家与诗人(见图1、2)，1825年12月17日出生于英国哈德利·萨福克(Hadleigh, Suffolk)，逝世于1892年10月7日。乌尔纳自幼就显示出独特的志趣与天份，幼年书写的文字就



(图1) 少年乌尔纳



(图2) 中年时期的乌尔纳

(图片来源：“THOMAS WOOLNER, R.A. SCULPTOR AND POET; HIS LIFE IN LETTERS”)

精美整齐，令长者啧啧称奇。他曾经对“虫草”世界十分入迷，并且观察细致入微，很小就为自己能辨认各类蝴蝶感到骄傲。他喜欢昆虫，经常把白天捉来的蚱蜢甲虫等藏在衣服口袋里带进房间。小时候他是和祖父母同住在一个小房间的，到了夜里这些昆虫

发出怪异的声音，害得被吵醒的祖父点亮蜡烛四处查找。对身边事物，幼时的他也特别挑剔，难忍有划痕的家具或有裂痕瑕疵的瓷器。酷爱大自然，精于观察，追求完美，这些都流露出了艺术家、诗人的特性。

成年后的乌尔纳在雕塑与诗歌创作方面显示出了非凡的才华，青少年时曾追随着航海热远征到澳洲，在那里度过两年的淘金生涯，虽然淘金无果，却奠定了他在澳洲艺术界的名声。回国后，他为英国创作了许多重要的公共雕塑，为当时的不少英国名流绅士设计、制作了纪念章、胸像等。新加坡莱佛士、澳洲悉尼库克船长(Captain Cook)的大型铜雕皆出自其巧手。此外，他还创作了大量诗歌，作品受到同辈诗人好评与赞赏，评论家们称其诗作具有雕塑韵味。

乌尔纳在当时艺术舞台的活跃程度及其地位，通过以下事例可以窥知一斑。19世纪中叶在“前拉斐尔派”(Pre-Raphaelite Brotherhood)



(图3) 乌尔纳的早期作品《帕克》(1847) (图片来源：“THOMAS WOOLNER, R.A. SCULPTOR AND POET; HIS LIFE IN LETTERS”)





(图4) 新加坡博物院内的“莱佛士胸像”  
(图片来源:《新加坡一百五十年大事记》)



(图5) 1887年“铁人”揭幕典礼(图片来源:“THE LIFE OF SIR STAMFORD RAFFLES”)

的发起和推动下,英国曾经兴起过美术改革运动,此运动对后世的唯美主义、象征主义、维也纳分离派、新艺术运动和工艺美术运动影响巨大。该派最初由三名年轻画家发起,紧接着是乌尔纳等艺术家加入,形成著名的“7人兄弟会”(即人们所称的“前拉斐尔兄弟会”)领导运动的发展。该组织的宗旨在于改变当时的艺术潮流,反对在米开朗基罗和拉斐尔时代之后,人们偏向机械理论风格主义的艺术,他们崇尚认真研究自然、真诚表达想要传递的理念。他们认为拉斐尔时代以前古典的雕塑和优美的绘画,已经被学院派的教学方法所腐化。因此这一流派有了“前拉斐尔派”之名。

### 谈笑有名邻 往来皆鸿儒

作为艺术家和诗人,乌尔纳与同时代的许多文人雅士、艺术家、学者有密切往来。例如,他与爱丁堡大学校长托马斯·卡莱尔(Thomas Carlyle)、桂冠诗人丁尼生(Alfred, Lord Tennyson)都有深交,与著名的进化论者达尔文(Charles Darwin)亦有不解之缘。他曾经为达尔文制作过胸像和纪念章,达尔文则在其名著《人类的由来》(The Descent of Man)一书里,将人耳呈尖形折点的特点,以乌尔纳的名字命名为“Woolnerian Tip”。因为乌尔纳对人类的耳形也有过仔细观察,发现有很多人的耳朵呈尖形折点,所以在早期作品《帕克(Puck)》(见图3)中很夸张地把小精灵的耳朵设计成尖形。这给予达尔文启发,于是有了此命名。此外,达尔文研究“人类与动物的情感表达”时,曾于1871年4月写信拜托乌尔纳等艺术家帮助观察年轻模特儿第一次登场时出现脸红等生理反应的情况,寻求艺术家们的观点。

### 乌尔纳与“铁人”如何结缘?

管见之及也许有以下几种可能:

一是乌尔纳1878年完成库克船长的铜雕后,塑像首先在伦敦展示,轰动一时,获得很高评价。库克船长与莱佛士都是为英国开拓殖民地的符号性人物,前者塑像的成功,可能使他“一发不可收拾”,燃起了为后者塑像的热情。

二是从小酷爱大自然的乌尔纳成年后依旧“本性难移”,经常带着夫人和孩子去伦敦动物园(Zoological Garden)游玩,以至于园内大小动物都认得这位熟客,园内的小猴吉米甚至还想与他分享自己的食物。而伦敦动物园的创办者正是莱佛士,

对此乌尔纳不可能不知道。乌尔纳在与家人享受动物园的美妙时光时，对这位同样酷爱大自然的先辈充满敬仰、感恩之情也是情理之中的。伦敦动物园，应该是将乌尔纳与莱佛士联系起来的纽带之一。

三是前面说过乌尔纳广交名流，在其交往者中，可能包括当时的海峡殖民地总督维尔德爵士。因为1886年乌尔纳给著名诗人柏德谟(Coventry Patmore)的信里，提及海峡殖民地总督维尔德爵士，并谈到维尔德总督对诗歌很感兴趣。也许是“诗缘”将两者牵在了一起，并且有了制作雕像之约。

当然，以上只是猜测而已。不管怎么说，乌尔纳接受了制作莱佛士铜像的任务。不过，莱佛士爵士早在60年前已经离世。当时摄影技术还处于萌芽阶段，因此，可供乌尔纳准确把握所塑人物形象的参考资料极其有限。据推测，乌尔纳应该是参照了著名雕塑家弗朗西斯·钱特里爵士(Sir Francis Chantrey)此前所设计和铸造的两件相关作品。一是莱佛士夫人花1,500元英镑委托制成的莱佛士端坐沉思的大理石雕像，该像目前置放在伦敦威斯敏斯特教堂(Westminster Abbey)；二是原本要提交给巴达维亚艺术与科学学会(Batavian Society of Arts and Sciences)的莱佛士胸像。不过这尊胸像原件因装载的船只在苏门答腊(Sumatra)水域发生火灾而随船沉没，所幸钱特里爵士保存了原始石膏模型。乌尔纳参照的应该是复制品。顺带提一下，现存的已知复制品共四件，其中一件曾经在国家博物院院内展出过(见图4)。

## “铁人”搬家

乌尔纳的“铁人”制作完成后，1887年6月27日在圣安德烈路的大草场(The Padang)举行了落成揭幕典礼，总督维尔德爵士(Sir Frederick Aloysius Weld)亲自主持(见图5)。这是配合庆祝英国维多利亚女王加冕金禧纪念日的节目之一。从图5可以看到，参加者众多，场面十分盛大。对

于雕像，维尔德爵士在日记里说是自己所见过的雕像当中最伟大的之一。从此，这尊高2.44米的铜像面向大海(当初铜像所在地为海边，后因陆地向海中延展，环境已发生巨变)，矗立在圣安德烈路的大草场上。不过，与风光一时的典礼相比，在随后的30年里，“铁人”似乎遭到冷落，尤其是当大草场上举行球赛时，观众往往爬到铜像的基座上观赛——这未免缺少应有的敬重。

时至1919年，人们在纪念新加坡开埠100周年时，又想到了这位开拓者，并且将铜像移至皇后坊“维多利亚纪念堂”(Victoria Memorial Hall)大门前(见图6)。原本座落于此的小黑像(暹罗王拉玛五世1871年访问新加坡时所赠)则移居到“高等法院”(Court House，“旧国会大厦”的前身，现为“艺术之家”，The ART House)前的院落。与圣安德烈路的大草场相比，铁人的“新居”环境优美，其背景围廊建筑由公共工程部的建筑官阿曼(W.Campbell Oman)设计，采用意大利文艺复兴时代的建筑风格。铜像的前方则设有喷水池、花坛、大花瓶等。这一切令铜像显得庄重而高雅。

宋旺相先生在《华人百年史》记载了此次“铁人搬家”的盛况：庆祝百年开埠定在2月6日，当天阳光明媚，风和日丽，为铜像迁移仪式增添了不少光彩。总督扬格爵士(Sir Arthur Henderson Young)主持揭幕典礼，参加仪式者则来自世界各地，有其他殖民地、马来联邦和非马来联邦的代表，场面壮观可谓空前。本地画家刘溪士先生(Mr. Law Kway Soo)曾以逼真生动的画笔，再现了这一百年庆典的盛况(见图7)。

据说雕像在新居亮相时，天上曾出现完整的半圆彩虹光环。同样的情景百年前莱佛士在书信里也有描述，他说第一次登上新加坡岛时，天上出现了一道美丽的彩虹。这一插曲似乎为此次活动增添了一份神秘的色彩。

在此后岁月里，海峡殖民地协会(The Straits Settlements Association)的代表在莱佛士的诞辰、逝世或开埠周年纪念日也会到铜像前献花致敬。然



而世事难料，1942年初日军进攻新加坡，铜像也受到殃及，炸弹碎片经左腿飞向右腿造成伤痕等。虽然并无大碍，但铜像面临更大的厄运。据称昭南军政监部曾企图将其送到日本，作为战利品或者熔解再铸兵器。在物资严重匮乏的战争年代，这是极有可能发生的，因为日军在一些统治地区连铁锅等日用铁器都搜刮去造武器。所幸市政府采取了较温和的政策，日军当中也有一些有识之士，设法使战争与文化分离。这样，被视为英殖民统治象征的“铁人”，就被搬进“昭南博物院”(Syonan Museum)，即今日“国家博物馆”馆内的大厅(见图8)。重达12

吨的基座在搬运过程有一些小破损。“铁人”在博物院里默默度过了近4年不见天日的岁月。

二战结束后，经过修复的“铁人”于1946年7月6日获得解放，重新回归到“维多利亚纪念堂”(现称“维多利亚剧院与音乐厅”)的门前，总督詹逊爵士(Sir Franklin Gimson)亲自主持揭幕典礼。选择7月6日，是此日正是莱佛士第165周年诞辰纪念，雕像的复位则象征着新加坡经在二战洗礼后的重生。然而，战后新加坡正处于动荡时期，反殖民主义运动日益升温，“铁人”复出后亦难逃池鱼之殃，有人把情绪转向它，据传最严重的情况



(图6) 1919年移至皇后坊“维多利亚纪念堂”大门前的铜像  
(图片来源: “One Hundred Years Of Singapore”)



(图7) 刘溪士先生描绘的开埠百年庆典盛况  
(图片来源: 《新加坡华人百年史》)



(图8) 1942年，铜像移至昭南博物院时的情景  
(图片来源: “Singapore-A Pictorial History”)



是铜像几乎差点被迫离开基座。值得庆幸的是，“铁人”最终被保留下来。

## “铁人”的孪生兄弟

不仅如此，时至七十年代，“铁人”还有了“孪生”之弟。当时，“旅游促进局”提出以“铁人”为模本另行复制一尊同样的塑像，安置于150多年前莱佛士的登陆点，旨在吸引游客，同时让人们“触景生情”重温历史。新的塑像用白色人造大理石(Polymarble)制作，除了身高(约3米)略高于铜像外，其他方面一模一样。

1972年2月4日下午，代总统杨锦成医生(Acting President Dr. Yeoh Ghim Seng)为这尊“白铁人”主持了落成揭幕典礼。新的塑像被安置于新加坡河东岸驳船码头(Boat Quay)。当然，有关莱佛士登陆点存在争议，有一部分人认为是梧槽河岸(Rochor River)。

而饱经历史沧桑的“铁人”则依旧傲然矗立于皇后坊。他英姿豪迈，器宇轩昂，双手交叉，脚下踩着新加坡地图，仿佛在告诉世人：我来了，这里是我的地盘。今日新加坡的繁荣昌盛、优越先进确实印证了其远见与才能。“铁人”亦成为新加坡的一个象征或标志，承载着历史的记忆，见证着新加坡的发展。

至于因制作铜像而与莱佛士结缘的乌尔纳，则缘分续接，去世后与莱佛士爵士同样安息于亨登·圣玛丽教堂(St Mary's Church, Hendon)。似乎冥冥之中，确有天意。

时值新加坡开埠200周年，莱佛士登陆点以及此处的莱佛士塑像更令人瞩目。为了共同纪念那些为新加坡发展做出过巨大贡献的先贤，新年伊始，莱佛士塑像周边新增了四尊塑像，即相传将我国命名为“狮城”的苏门答腊巨港王子桑尼拉乌他玛、富商兼慈善家陈笃生、莱佛士的秘书兼马来文豪孟诗阿都拉、商人兼印度社群领袖纳莱依那比莱(见图9)。先贤相聚在一起，一定在祈求着“狮城”更美好的未来。



(图9) 纪念开埠200周年，“白铁人”与其他先贤“相聚”  
(图片来源：作者摄于2019年1月6日)

### 参考资料：

- [1] 曾铁忱：《翁莱佛士铜像的故事》《南洋商报》，1963年8月4日
- [2] 莫美颜：《莱佛士铜像的沧桑》《联合早报》，1987年10月11日
- [3] 宋旺相著：《新加坡华人百年史》新加坡中华总商会出版，1993年
- [4] 许云樵著：《新加坡一百五十年大事记》新加坡青年书局，2005年
- [5] Demetrius Charles Boulger(1897) “THE LIFE OF SIR STAMFORD RAFFLES”
- [6] Amy Woolner (1917) “THOMAS WOOLNER, R.A. SCULPTOR AND POET; HIS LIFE IN LETTERS”
- [7] Syonan Shimbun(9 September 1942) “Raffles’ Statue Being Removed to Museum”
- [8] Syonan Shimbun (13 September 1942) “Statue of Founder Removed to Museum”
- [9] Indian Daily Mail (6 July 1946) “Raffles Statue Restoration Today”
- [10] Malaya Tribune (12 July 1946) “Sir Stamford Raffles & A Rainbow”
- [11] Ong Choo Suat, New Nation (3 December 1971) “Our Heritage Many a narrow escape for Raffles’ statue”

(作者为晚晴园华文义务导览员)



## 以继承父志为心愿的黄一雄



文·莫美颜 图·受访者提供

2018年10月28日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主办了两场别开生面的演唱会“乐龄歌友站——我要为你歌唱”。

为这次演唱会出钱出力的是一对白发苍苍的夫妻，80岁的黄一雄和75岁的韦菊。唱歌是他们俩的共同爱好之一，两人都是欢乐乐龄歌友站的成员。当黄一雄得知歌友们都希望有机会登上演艺的大舞台，以肯定自己多年的努力后，便与几名歌友商议举办演唱会。他获得太太的大力支持，决定把它办成慈善演唱会，一来实现歌友们的夙愿，在自己钟意的舞台上肯定自己的歌唱能力，二来团结歌友们的力量，在自娱之余一起为慈善尽一份绵力。

这次演唱会的一切费用，从租用场地、灯光音响、舞台设计、摄影、录像，雇用工作人员和办慰劳会等全由夫妇俩包办，总共花了3万元。他们还

聘请一家专业会计公司处理所有的开销和捐款，确保账目清楚透明。而演唱会门票和观众随喜乐捐则悉数捐给善济医社。

黄一雄和太太交游广阔，前去支持他们的朋友不少，两场音乐会的门票基本售罄，不少朋友也承诺支持他们的善举，结果演唱会为善济筹得14万余元善款。

黄一雄夫妇也许比许多人更有条件安享晚年。问他们为何如此劳心劳力自掏腰包办慈善演唱会？黄一雄回答，这完全是父亲的精神感召。虽然已步入耄耋之年，黄一雄始终挂念着善济医社，他和太太都希望继承先父的志愿为善济筹款。他说，自己有个未了的心愿，就是在有生之年能够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帮助善济筹得善款，一起和善济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病患，像父亲那样帮助社会上的弱势群体。

## 为大爱全力付出

黄一雄是先贤黄奕欢(1908-1985)的独子，他的父亲是善济医社第54届及55届(1960-1963)的主席，为贫病者做出不少贡献。

黄奕欢出生于中国福建南安县，15岁那年南来新加坡习商，初时经营京果、日用品、树胶、干粮、酒类等生意，后步入金融保险业，辞世时是亚洲联合企业有限公司的董事主席。黄奕欢于1985年6月23日去世，当时的总理李光耀接获消息后当晚亲临丧居吊唁，并向在场记者说：“已故黄氏奕欢对华人社会的前途身负重任，是华人社会的一位好领袖，是一位以福建话演讲深具说服力的演说家。”

黄奕欢生前把大部分时间都花在社会服务上。二战前后他是陈嘉庚的得力助手，为华社前途经常聚会怡和轩，与陈嘉庚、陈六使、潘受、高德根等先辈一起商讨华社各种事项及排解华社纠纷。

“我每天在怡和轩看着父亲与六使伯、德根叔等许多叔伯辈忙着开会讨论各种事项，心底不免有些抱怨。看他们常常神色凝重，我不敢过问，只能在一旁静静地做自己的功课，累了便在会所打盹，有时醒来时夜已深，才跟着一脸歉意的父亲回家。”

黄一雄说，可能因为战后初期社会治安不好，母亲又早逝，父亲怕他学坏，一放学就把他接到怡和轩去。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黄一雄升上中学为止，而怡和轩便成了他童年的第二个家。

忙碌的父亲没有太多时间照顾当时年级还小的黄一雄，但黄一雄却感受到父亲对他的关爱。“他把我当宝贝捧在手里，我好像是在温室里成长的苗子。没有开会时，父亲会尽量争取时间陪我，跟我说话，在怡和轩的那段的日子是我童年最快乐的时光。”

说到这里黄一雄禁不住眼眶泛红。“这辈子做他的儿子还做不够，下辈子我还要做他的孩子！”父子情深溢于言表。

黄奕欢是南洋大学的创办人之一，但他对南洋

大学的贡献却鲜为人知，直到2008年杨进发在澳洲墨尔本举行的第十全球南洋大学校友联欢会上发言，历史真相才大白。原来建立华文大学的想法发生在1946年，这是黄奕欢、陈六使与李光前三人探讨后的结论。他们向陈嘉庚转达创校意愿时，遭陈嘉庚反对，认为战后新马华社百废待兴，根本没有经济条件创办大学。他还提出反建议，若华校高中毕业生要升学，可以到厦门大学去深造。

南大的建立经历了许多风风雨雨。创校期间黄奕欢是陈六使的得力助手，他与连瀛洲等人，多次前往当时的马来亚及婆罗洲等地，大事鼓吹，形成舆论，蔚为建校热潮。南大于1956年开学后，黄奕欢曾任南大多届理事会之常务理事，兼财政等职位，继续为南大奔波劳累。

黄一雄说：“南大的建设，先父能成为推手之一，令我深感荣幸，深深地引以为傲。”此外，父亲还有一件令黄一雄难忘的事。

1962年初，日本占领时期死难者的遗骸相继在我国多处被发现后，中华总商会随即成立“日本占领时期死难人民遗骸善后委员会”，时任中华总商会董事的黄奕欢，以遗骸善后委员会代表的身份负责监督遗骸的发掘工作，亲自带领工人到惨案地点挖土探寻，还吩咐工人无论怎么困难都要找到长埋地下英灵的遗骨。

黄一雄说：“父亲做事就是这样尽心尽力，亲力亲为。”

据悉，黄奕欢的社会活动范围广泛，他还为南安会馆、福建会馆、佛教总会、南洋孔教会，以及中华总商会、南洋筹赈总会、星华抗敌动员总会、华侨中学、弥陀学校的发展出钱出力。

## 包容通达不与人计较

黄一雄说：“父亲不是达官富贾，只是一个普通平民百姓，但本着对华社的生存与前途的关心，有关社会大众特别是华社的事物，父亲总是尽力而为，任劳任怨，而且处世待人通达包容。”

南洋孔教会是一个创立于1914年，为宣扬





黄奕欢

和振兴孔子教育、道德、文化，为儒学的复兴而努力的非盈利机构。黄奕欢对南洋孔教会贡献不小，1985年他担任会长(1981年至1985年)期间，该会获台湾孔孟学会赠送一座孔子铜像，他就出资3万元安装基座，把铜像安置在裕华园里，让更多公众瞻仰。

黄一雄在道南学校念完小学后升上公教中学初中，不料中三毕业后却被学校开除学籍，不得在公教念高中。父亲知道后，以温和的语气对他说：“不要紧，你可以到华中或中正继续学业。”黄一雄说：“父亲就是这样，从不与他人计较。”黄一雄被学校开除不是他犯了错，只因父亲是一名社会活跃分子。

父亲曾告诉黄一雄，他是个简单的人，喜欢简单朴素的生活。黄奕欢说到做到。黄一雄记得父亲爱吃番薯粥，也喜欢约一群朋友去老巴刹吃福建面。他在亚洲保险大厦上班时，也常邀友人到那里吃饭，吃的也不是什么大鱼大肉。

一般上公司高层的办公室是不能随便进出的，可黄一雄父亲的办公室总是敞开着，不论贫富贵贱，任何人不用通过秘书都可直接走进他的办公室向他求助或讨教。他能帮就帮，完全没有大老板的架势。

## 继承父志是最大心愿

也许是受父亲影响吧，黄一雄立志投身金融保险业。高中毕业后，他负笈英伦，并获得英国特许保险学会(The Chartered Insurance Institute)的会员资格。5年后他设立了自己的公司，鼓励到英国谋生的华工与人合资创业。不少华工在他的协助下梦想成真致富，“新加坡阿黄”的称号在

英国不胫而走。

黄一雄在英国打拼了12年，这时父亲年事已高，经过一番深思熟虑后，1970年他决定放弃英国的事业回国侍奉父亲。回国后黄一雄继续再保险业奋斗，后转向经营国际贸易，还到沙特阿拉伯闯荡7年余，1992年退休。

身体力行是教育孩子的最佳方式，父亲的谦卑，不计回报为“大我”奔忙的身影自小深深烙印在黄一雄脑海中，一颗为大众服务的心苗也静悄悄地在黄一雄心中扎根生长。退休后黄一雄便跟随父亲的脚印逐步地投入社会服务工作。

父亲生前曾是南安会馆经济股与总务股主任，黄一雄小时候也随父亲到过南安会馆，退休后他决定与会馆再续前缘。他说：“来到南安会馆别有一种回到故乡的感觉，格外亲切。我最大的心愿是像父亲那样支持会馆的活动，而分享让我有一种满足感。”

目前黄一雄除担任南安会馆的名誉主席，也是黄氏总会永久名誉会长及南洋孔教会的名誉会长。

9名姐妹也一样深受父亲为大众服务的高尚品格感染，将父亲的身教内化于心的同时也外化于行。据知黄奕欢在世时，曾拟发起兴建孔庙以作为南洋孔教会的永久会所，然其志未酬而遽然离世。2009年，黄家姐妹与黄一雄以“黄一雄家族”名义赞助南洋孔教会购置会所，完成父亲的遗志。孔教会董事会还决议将礼堂命名为“奕欢堂”，以纪念黄奕欢对孔教会的贡献。

夫唱妇随，黄一雄的太太韦菊不但全力支持丈夫服务社群和办慈善演唱会，他们还有着共同的爱好：一起唱歌、跳舞，形影相随，鹣鹣情深，是一对令人羡慕的恩爱夫妻。两人育有3女1男和6名孙子。

“人需知足才能常乐。”黄一雄没忘记父亲的教诲，并落实到生活中去。他说：“有一个窝，一个老伴，一点钱，人生如此，足矣。”

(作者为本刊特约记者)

# The Furtherance of My Father's Legacy The Desire of Ng Eet Hiong

On 28th October 2018, the Singapore Chinese Cultural Centre held a two-day senior citizens charity concert "Sing along with you". Among major contributors to this concert was a white-haired couple – 80 year old Ng Eet Hiong and 75 year old Wai Kok. When the couple, who were great singing enthusiasts, heard that their fellow singers wanted to have a performance, both agreed to organise one for them, so that they can fulfil their desire to display their singing talents. At the same time used the concert as a charity fund raiser for the Sian Chay Medical Institution – a charitable medical clinic established in 1901.

The total expenses for the whole concert, amounting to about \$30,000, was met by Mr Ng and his wife. They even hired a public accounting firm to keep the books, thus ensuring accountability and transparency. As for admission tickets, the audience can donate any amount to the Sian Chay Medical Institution. Through their extensive contacts and networkings, Mr and Mrs Ng managed to raise over \$140,000 from the two-night concert.

When asked, why don't they settle down to a quiet retirement instead of involving themselves in such demanding charity work, Mr Ng happily replied that he was inspired by his father's public spirit. He wishes to emulate his father's philanthropic spirit in making the finances of Sian Chay Medical Institution so strong as to enable it to carry out its clinical functions as widely as possible; reaching out more to the poor and spreading universal care.

Ng Eet Hiong is the only son of Ng Aik Huang (1908 -1985), who was the Chairman of Sian Chay Medical Institution 54th and 55th Management committee(1960 -1963) . Ng Aik Huang was born in Nan An County, FuJian Province, China. He left China at the age of 15 year old for Singapore to start a career as a trader. His initial business was trading in fresh fruits, daily-use household products, dried foodstuff, wine & spirits and raw rubber. Later on, he ventured into the insurance business, finally becoming Executive Director of the Asia Insurance Co. Pte Ltd. upon his passing. He passed away on 23rd June 1985. The then Prime Minister Lee Kuan Yew immediately went to pay his respects at the wake. He told reporters that Mr Ng had taken on heavy responsibilities for the future of the Chinese community; and that he was a very fluent orator in the Hokkien dialect.

Ng Aik Huang spent a majority of his time in social work. Before WWII, he was Tan Kah Kee's very capable assistant. They gathered at Ee Hoe Hean Club premises with Tan Lark Sye, Pan Shou and Ko Teck Kin to discuss community's matters and settle disputes.

"The days when I was brought to Ee Hoe Hean, I observed Uncles Lark Sye, Teck Kin and all the elders busily conducting meetings. I was rather unhappy. When I saw their serious faces, I dare not make noise but sat quietly by myself in a corner doing my homework. When tiredness overcame me, I dozed off at times and when I woke, it would already be night time. It was then I would follow a rather grim-faced father back home."

Ng Eet Hiong recalls the early death of his mother just after the War, and his father took extra care to keep his only son close to himself. He was fetched to Ee Hoe Hean immediately after school, a practice which continued till he reached secondary school. Ee Hoe Hean Club became very much a second home for the young Eet Hiong. A concerned and loving father, who spent his spare time talking to him, Eet Hiong felt that those days in Ee Hoe Hean were some of his happiest youthful days. The recollection at this stage was so moving for Eet Hiong, that his tears uncontrollably replaced his words.

Ng Aik Huang was one of Tan Lark Sye's most constant supporter in the establishment of Nanyang University. From the opening of the University in 1956, he was an executive member for several terms, sometimes as treasurer, serving with great dedication. Eet Hiong also proudly recalls that besides his father's remarkable efforts in Nanyang University, there was another matter which was unforgettable.

In 1962, when remains of the Japanese Occupation victims were discovered in many parts of Singapore, the Singapore Chinese Chamber of Commerce formed a committee to build a "Memorial to the Civilian Victims of the Japanese Occupation". By virtue of him being a committee member of SCCC, Ng Aik Huang was given the responsibility of overseeing the excavation of the remains of the victims. He personally supervised the excavation works, instructing the workers to search thoroughly for all possible remains in their diggings. "My father is always that thorough, dedicated and diligent in all his endeavours".

Ng Aik Huang served in a wide circle of social and communal organisations, which included the Singapore Lam Ann Association, Singapore Hokkien Huay Kuan, Singapore Buddhist Federation, Nanyang Confucian Association, Singapore Chinese Chamber of Commerce, Straits Chinese China Relief Fund Committee, Singapore Chinese Anti-Japanese Movement, Singapore Chinese High School and raising funds for Mee Toh School.

Under the influence of his father, Eet Hiong, took up a career in insurance business. He went to England and obtained a membership of The Chartered Insurance Institute. Later, he set up his insurance company in England and helped many young Chinese establish themselves in their businesses. This continued for 12 years until 1970, with regards for his aging father, he returned to Singapore.

In teaching his children, Eet Hiong always emphasised his father's virtues and humility in his conduct of his affairs. He also carried on his father's work in the various associations and community organisations. With the support of his faithful wife Wai Kok, the couple enjoy their love for singing and dancing. They have raised a family of three daughters, a son and six grandchildren.

Ng Eet Hiong remembers his fathers advice "to have a family, to have a spouse, some wealth, this is life, be satisfied".

**(Translated by Kwan Yue Keng)**

军港(后来的三巴旺造船厂)为早年的三巴旺、义顺一带的居民提供就业机会(图片来源:互联网)



# 义顺

## 从华顺芭到繁华市镇



文图·李国樑

**新**加坡以华人命名的组屋区有三个：黄埔、四美和义顺，其中义顺的地方最辽阔，21平方公里的面积足以容纳两个乌敏岛，约20万人口居住在6万多户组屋里。

义顺经常上新闻头条。譬如：组屋变成了燕子过冬的鸟窝，千鸟归巢时，四处尽是鸟粪；在义顺居住多年的总统当选后坚持留在原地，最终基于安全考量，不得不搬离熟悉的社区等。这些新闻都为这个社区增添非一般异彩。

约40年前，义顺进行整体发展，甘榜地区的农场和村庄变成组屋、高尔夫球场与消闲场所，实里达河也开辟成蓄水池。1990年代初，本地的大型电影院开始转型，嘉华院线于这个新镇兴建了亚洲第一座电影城Yishun 10，电影城里有10个荧幕同时放映，掀起新的看电影趋势。本地最早通行的南北

地铁线将国人带到义顺去，吃喝玩乐之余，还可感染一下山明水秀的灵气。

### 消失的港区

早在义顺出现之前，这个有山有水的地区称为实里达。19世纪中叶以前，实里达还是个原始密林，渺无人烟之地。潮州人曾亚六买下实里达河支流大片土地，开辟曾厝港(Chan Chu Kang)来种植甘蜜、胡椒等经济作物，奠定了义顺日后拓展的基石。

19世纪的新加坡，甘蜜与鸦片带旺了整体经济。人们无意中发现将甘蜜的枝叶放在大锅里熬煮三四个小时后，会变成深褐色粘稠的状态，倒入模具冷却后，晒干并切成小方块，可作为揉皮和染布的颜料。如果熬煮的温度稍低，则成浅褐



色状。保济丸还没面世前，它就是本地华人医治肚痛腹泻的良方。

当然供应离不开需求。19世纪的欧洲工业革命，以大规模的机器生产来取代传统手作，纺织和皮革业特别发达，直接刺激了甘蜜的经济价值。本地潮州人甘蜜业最鼎盛的时期，占新加坡农作物的四分之三。甘蜜园从市区扩展到远郊，林厝港、蔡厝港、杨厝港以及已经消失的刘厝港、陈厝港、巫许港、曾厝港等，都是甘蜜园的遗址。

甘蜜业带动了新加坡和柔佛两地的经贸发展。19世纪末，清朝官员李钟钰的《新加坡风土记》写道：“叻地商务以胡椒、甘蜜为大宗，岁必售销数千万元，然皆出自他岛，叻盖聚货不产货也。”“甘蜜，由华商公举，经柔佛国王谕充。自柔佛以上各国港口繁多俱产甘蜜，华人之散处各港者，实数十万人，大多占地为园，雇工种树名曰园主。每一港推园之最大者为港主。叻中富豪设号各港，以收椒蜜。”可见当时甘蜜的经济地位是十分牢固的。

20世纪初，化学工业染料取代了甘蜜，种植园主纷纷转型。甘蜜业从崛起至式微还不到百年。那

个时期，林义顺跟其他种植园主一样，购买土地发展橡胶与黄梨业，进一步开发义顺及北部地区。他拥有的6000英亩园林遍布实里达、三巴旺、万礼、蔡厝港、汤申、裕廊云南园，至于在柔佛的种植园地则更广了，比新加坡大了3倍。马西岭这个军人受训的连绵山区兼民宅的“马西”，便是以林义顺的祖籍广东省澄海县岐山镇马西村命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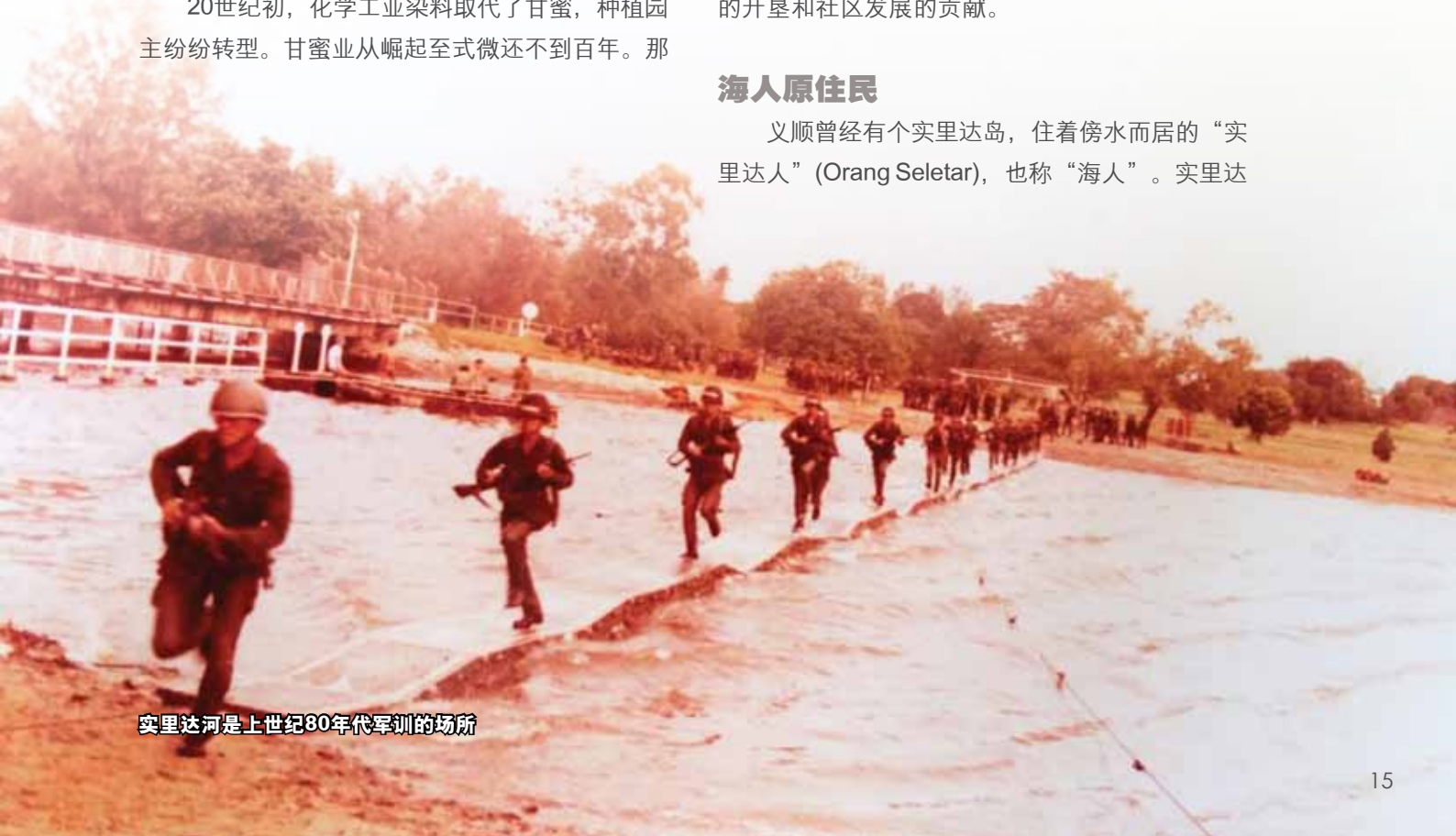
林义顺每个月只收5毛钱象征性地租，提供免息贷款让租户建造房屋，吸引了许多华人移民前来定居，为种植园提供稳定的劳动力。一个园丘养活一村人是当时许多乡村典型的人文生态。

橡胶树需要6至7年才能收割，黄梨则可以在其他植物的间隙间生长。这么一来，等候橡胶成熟期间便可以收回资本了。林义顺这位种植业翘楚掌握时机，拥有一座黄梨山，被誉为“黄梨大王”。

林义顺奉行西方文化所强调的自由平等的思想，在血气方刚之年加入本地的同盟会南洋分会，积极参与中国的革命活动。义顺新镇兴建时，以林义顺的名字命名，是为了纪念他对新加坡早期的开垦和社区发展的贡献。

## 海人原住民

义顺曾经有个实里达岛，住着傍水而居的“实里达人”(Orang Seletar)，也称“海人”。实里达



实里达河是上世纪80年代军训的场所

人擅长航海，船是他们的交通工具，也是他们的家。根据一代代传下来的口述历史，他们早在马六甲王朝成立之前，已经在马来半岛安身了，马六甲王朝的海军就是由实里达人负责的，后来柔佛王朝的海军将领也是实里达人。不过欧洲人来到此地后，他们守护领海的辉煌史已经被遗忘，甚至被边缘化。

这些海人的皮肤比较黝黑，头发卷曲，可能是源自巴布亚新几内亚和澳大利亚的南岛民族。甘榜年代的实里达人过着物物交换的生活。他们不论男女都是狩猎高手，在水中的渔获和丛林猎得的山猪等都是交换日常用品的本钱，以猎物来跟村民交换白米。

新加坡独立后，在新马政府的协议下，两百多人从实里达岛迁徙到长堤彼岸择水而居。留在新加坡的约40人，为了融入本地的马来群体，除了学习马来语，还放弃了民族特性，以及信奉伊斯兰教等。

## 峇顺芭与华山宫

实里达岛是我们早年军训时搭桥渡河的地方。附近的峇顺芭山丘则是练兵之地。“峇顺”这个别具土生华人色彩的称谓，是林义顺的别名。林义顺自幼父母双亡，由娘惹外祖母陈宝娘抚养长大，别

人以为他是峇峇，因此得名。峇顺芭和如今保留一小段的峇顺芭路(Bah Soon Pah Road)就是以他的别名命名的。

早年的移民往往因方言地缘而互相隔离，峇顺芭的居民也不例外。譬如中元节庆祝活动，潮州和福建社群因酬神戏而起冲突早已司空见惯。1930年代，两派领导深知以和为贵的重要性，决定放下成见联合创庙，为居民提供排难解忧的机会。林义顺鼎力支持，捐地捐款，在峇顺芭创建了华山宫福德祠。此后，大家极力维护着这个共庆节日的“传统”。

原来的土地被征用后，华山宫在义顺环路落户，庙门的对联“华堂尊土地；顺命感苍天”是为纪念林义顺而立。上下联的头一个字合起来就是林义顺的别名“华(峇)顺”。

华山宫旁有一座30年租约的“新加坡潮州公墓”，安置两万副从新加坡多个潮州人墓地迁移出来，无人认领的先人遗骸，包括原本就安葬在义顺广德山的先民。这是个先人让位给现代城市发展的众多例子之一。

## 不在忠邦村的忠邦城

以中式牌坊为标志的忠邦城是义顺组屋区的第一座邻里中心，牌坊是忠邦城商联为了注入活力而建造的。

忠邦城移花接木，并非坐落在原来的忠邦村。



义顺组屋区以实里达蓄水池(下段)为界，风景清幽



忠邦村在三巴旺地铁站附近，由林义顺的儿子林忠邦创建。1938年，殖民地政府在三巴旺设立军港后，直到1970年代撤军之前都为当时的村民提供许多就业机会。

除了英国海军和工作人员外，印度和斯里兰卡移民也携带一家大小，前来军港工作。为了应付这一波移民潮，林忠邦在家族的橡胶园兴建屋子，让这些异乡人有个安身处。上世纪50年代兴建巴耶利峇新机场的时候，受影响的葱茅园居民也搬迁到忠邦村落户，带动了忠邦村的人气。

英军撤退的时候，这些南亚公务员面对落地生根、回家，或者移民英国的抉择。不过对更多华人居民而言，这个邻里的焦点并非英军撤退，而是耸立在忠邦村路口的苏丹戏院。

戏院由林忠邦的后人管理，专门放映廉价电影，前几排的座位为5毛钱，后座8毛钱。戏院每日放映两场中文电影，每两个星期加映3场印度片或西片。印度片的观众主要是军港的雇员眷属，反应往往比华语片踊跃。

戏院所吸引的人潮，使两旁的商店和路边摊生意兴隆。遇上军舰入坞，海员成群结队前来购物、饮酒作乐，忠邦村就更加热闹了。海南人经营的咖啡店，最撩人的是香浓的咖啡和炭烧过的加椰牛油面包，路边摊的沙爹、五香、卤面、鱼丸面、辣沙、炸香蕉等美食，看起来与今天大同小异，但是食味大不相同，或许那是因为古早的味道，承载了满满的回忆。

## 前居民的回忆

一些前居民反映，由于义顺的甘榜腹地辽阔，丛林深处跟路口有好几公里的黄泥路，一般上村民出入都选择霸王车代步。平时霸王车停泊在村口载客，坐上5个人就开车，每人一毛半。夜阑人静时，霸王车司机都收工了，回家的路途变得漫长，星空下步行整个小时才回到家，如果遇上滂沱大雨，可就十分狼狈了。

至于外地移民融入组屋区的故事，倒像是探险



“新加坡潮州公墓”背后是个先人让位给现代城市发展的众多例子之一



华山宫在义顺环路落户，庙门的对联“华堂尊土地顺命感苍天”纪念林义顺



军港小学的陶瓷壁画反映义顺的特色

之旅。上世纪90年代初，香港面对97回归大陆的不稳定性，新加坡政府向港人大派“绿卡”，两个月内便能成为永久居民。1993年，陈珀如跟夫婿从香港来到新加坡，喜滋滋地拿了租赁组屋的钥匙。谁知道推开大门，里头“家徒四壁”，空空如也，连水电都没有，心情十分纠结。

当时新加坡电视台只有第5和第8波道，而且是12-12制的，中午12时开场唱国歌，午夜零时结束唱国歌，跟香港诱人的电视节目落差很大。反正老家的一切都已经变卖，没有回头路了，只好既来之，则安之。第一次购置房产，就是在义顺地铁站附近买了组屋，成为名副其实的义顺人。

陈珀如回忆这段融合的过程，最大的挑战是英文。由于英文英语都不灵光，不论是到政府机关、



上邮政局、向人问路，都招来冷漠的眼光，甚至不理不睬甩头而去。英文使人失去自信，但最终还是在义顺熬了过来，每天都过得很精彩。

我相信融合的过程中，英文不是单一的问题，很多时候必须由当事人放下身段，主动走入陌生的社群中。而英文也不是只有“外人”才必须面对的问题，本地的老华校生或只会讲方言的“建国一代”都面对着相同的困境，或许社会需要多一些包容，就像义顺所展现的气魄一样。

#### 参考资料

1. 陈珀如口述历史，2018年3月12日。
2. 林义顺回顾展，唐城图书馆2018年4月。
3. 温德来，“忠邦与苏丹戏院”，知识网，<https://knowledgeuser.weebly.com/2595525991385986530629422224782457626087.html>, accessed 5 November 2018.
4. 许榛芬，“三巴旺与义顺路的故事”，博物馆华文义工：研习坊，[https://nmsmandarindocents.wordpress.com/2010/10/22/三巴旺与义顺路的故事\(-\)/](https://nmsmandarindocents.wordpress.com/2010/10/22/三巴旺与义顺路的故事(-)/), accessed 5 November 2018.
5. “A Century of Cinemas, Movies and Blockbusters”，Remember Singapore，<https://remembersingapore.org/2012/08/02/singapore-cinemas-history/>, accessed 27 April 2018.
6. Ida Pfeifer, “A women’s journey round the world”，CreateSpace Independent Publishing Platform, 2013. ISBN 978-1490439600.
7. Tor Ching Li, “It takes a community to help dementia patients”，The Straits Times, April 14, 2018, <http://www.straitstimes.com/opinion/it-takes-a-community-to-help-dementia-patients>.
8. “Yishun Sembawang Heritage Trail”，National Heritage Board, Housing and Development Board.

(作者为新加坡国家博物馆义务中文导览组特邀执委)

## YISHUN: From gambier plantations to satellite town

Yishun is a modern satellite town. With the opening of the cineplex, Yishun 10, and Northpoint Shopping Centre nearly a quarter century ago, Yishun soon became a popular destination for Singaporeans.

Yishun is named after Lim Nee Soon, one of the few HDB towns which are named after a Chinese. The others are Whampoa and Simei.

Yishun was around over a century ago before being developed into housing estate since the 1970s. In 19th century, the entire area stretching from Seletar River to Sungei Sembawang was marked as “Seletar”. The indigenous Orang Seletars were living by the Seletar River and on Seletar Island. Most of them moved to Johor after Singapore’s independence.

In the 1850s, Chan Chu Kang was developed adjacent to the Seletar River. The 24 acre land was covered with gambier and pepper plantations. Indeed, there were many “kangs” adjacent to the various rivers in the 19th century’s Singapore. Gambier, alongside with opium, were the dominated trades for Singapore’s thriving economy back then.

Riding on the tide of industrialisation in the western world, gambier was economically important as a brown dye and tanning agent for leather and cloth. In early 20th century, gambier had lost its significance as more artificial chemicals were produced as inexpensive substitutes.

These kang were then transformed into pineapple and rubber plantations. Lim Nee Soon who was known as ‘Pineapple King’ for making his fortune from these crops, had many plantations located where Yishun, Sembawang and Marsiling are today.

Lim Nee Soon was a community leader and philanthropist. He was also a close friend of Sun Yat Sen and supported the revolutionary cause in China. Unfortunately, his fortunes fell during the great depression in the 1930s.

Bah Soon Pah village, formerly along Bah Soon Pah Road, was one of the places early Chinese migrants settled and formed communities. “Bah Soon” (Wah Soon) was the nickname of Lim Nee Soon, as he was raised by his peranakan maternal grandmother.

Conflicts were inevitable between the Teo Chew and Hokkien communities. During the 1930s, the villagers in Bah Soon Pah proposed to build a temple which would assume the role of a mediator. Lim Nee Soon donated money and land for the good cause. The temple was named ‘Wah Sua Temple’ after Lim Nee Soon. ‘Sua’ means ‘hill’ in Hokkien and Teochew.

Today, he is still remembered in the two couplets at the entrance of the relocated temple. The first characters of the couplets make up ‘Wah Soon’.

Chong Pang City is the first neighbourhood centre in Yishun New Town. ‘Chong Pang’ was taken from Lim Chong Pang, a son of Lim Nee Soon. The original Chong Pang Village was located near where Sembawang MRT Station is today.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Sembawang Naval Base had attracted many migrants from India. Foreign ships docked for maintenance, and also brought sailors to Chong Pang Village, making it a vibrant area reminiscent of the lost era.

# 以创作为己任的 马来作家扎玛尔



文图 · 吴明珠

**扎**玛尔位于义顺的五房式组屋在缺乏阳光的午后显得阴暗，乍看之下与其它的政府组屋没有两样。然而一踏进客厅，我的视线立刻被满屋的书本吸引。

作家面带笑容的迎接我。我来之前听说他一共有15,000本藏书。“一点也没有夸张。”他说，逐一把睡房一间间打开让我参观。我一看，果然三间

房都象小型的图书馆。除了一张床，里面堆满厚薄不一的精装书和线装书，还有不计其数的马来语和兴地语的音乐和电影卡带，光碟及有关伊斯兰教的资料。他说：“我这里有些资料很罕见，马来西亚大学的学生会大老远地跑来要求复印资料。”

扫过书房以后我们在客厅的沙发上坐下，我从手提袋里拿出一本《源》杂志告诉他，我访问他的文章将会刊登在这一本杂志。许是因为看到华文引发他的回忆，他向我谈起许多年前旅游中国的事情。1994年他和我国著名的马来文翻译家杨贵谊和陈妙华伉俪以及三位马来籍的作家到中国云南省的昆阳旅游。“在那里我们参观了昆阳的一个村子，村子里住的全是回教徒，到处都是回教堂，我感觉那景观很有趣，很亲切。”

## 马来文化的活字典

72岁的扎玛尔·杜启明(Djamal Tukimin)是一部马来文化的活字典。他创作诗、小说、戏剧、马来文学和艺术评论，至今出版了一部小说《宗教老师》(IMAM)，两本诗集《第九座高峰》(Punchak Sembilan, 1975)和《努山达拉之诗》(Puisi-Puisi)，一本有关传统马来诗(班顿)的集子，四个剧本和两部有关马来作家和马来戏剧及表演艺术家的研究和评论。

他撰写的战后马来戏剧的发展



作家扎玛尔和太太穆娜都是诗人

史在我国是标准的参考书。他的讽刺剧《敦敦王梦里的黑水牛》(Seekor Kerbau Hitam Legam Dalam Mimpi Sang Pangeran Tom Tom)于1993年由我国资深的马来剧团Perkumpulan Seni搬上舞台。扎玛尔所创作的以伊斯兰教为主题的诗备受赞赏。南洋理工大学国家教育学院副教授哈蒂佳·拉赫马(Hadijah Rahmat)在她一篇论文中这样分析扎玛尔的诗：“扎玛尔试图通过对大自然和各种文化因素来探索有关宗教的课题。他也会在他创作的诗，包括以宗教为主题的作品里头描述妇女的形象。”

扎玛尔的诗作多次被公开朗读。他自己于2009年在滨海艺术中心朗读一个小时的诗。诗作也在2017年的妆艺节目中被朗诵。

## 以宗教为创作题材

与伊斯兰教有关的主题在扎玛尔的作品里占很大的成分。他说：“人家常常问我为什么以宗教为题材。我的答案是，在寻求一个安定而且有意义的人生过程中，唯一恒久不变的因素就是宗教。”

扎玛尔在1963年即出版一本短篇小说集，收录多篇有关本地马来人的社会问题和困境。70年代他成立一个叫GRUP GELORASA的诗社，通过创作、讨论彼此的诗、在户外朗诵等形式，希望提高普罗大众对诗的欣赏能力。

辛勤耕耘50多年，扎玛尔的成就终于得到认可。2007年荣获马来文学界最重要的敦斯里拉朗奖(Tun Seri Lanang Award)，2015年荣获由泰国公主颁发的群岛诗人奖(Archipelago Poet Award)，2017获得我国国家艺术理事会颁发的文化奖(Cultural Medallion)。

他说：“得奖是阿拉赐予我的特别的礼物。得奖让我有更强的信心去写作而且有能力出版新的作品。”

扎玛尔每天早上六点半起身，从早晨开始写作，下午小睡一下再继续写。晚饭后看一阵电视节目又继续写到半夜。

“写作对我来说不是一种兴趣，我不能呆坐

等着灵感从天而降。写作是我对社会所尽的道德任务。”

扎玛尔所热衷的另一个领域是艺术评论。“我喜欢写评论，评论往往能透露一个艺术家在创作时的思考过程。”

## 思念芽笼士乃的小孩

扎玛尔在芽笼士乃(Geylang Serai)出生，长大并一直住到70年代末。80年代因市区重建全家搬去大成巷(Lorong Tai Seng)，对老家念念不忘。“搬家后我哭了好几天。芽笼是马来文化的核心和精神之家。我很想写一部有关这地区的小说。”扎玛尔把思乡之情宣泄在他最出名的诗《思念芽笼士乃的小孩》(Betapapun Nyanyian Rindunya Si Amak Geylang Serai)。全诗长达100多行，镶上玻璃镜框挂在他家客厅的墙上。芽笼士乃在六、七十年代是马来人集聚的地区，在当时属于繁华的地带。

小时候他父亲在公车总站卖沙爹(烤肉串)，因家穷他穿拖鞋上学。中二因父亲去世而退学。好学的他大量阅读历史书、有关伊斯兰教的哲学书和多位著名诗人的作品，特别欣赏Masuri SN, Usman Awang。他挑起养家的担子，先是打杂，闲时到新加坡第一间工艺学校学木工，毕业后在一间工艺学校教授木工。

扎玛尔从事自由工作几十年。曾在我国电台的马来波道主持以马来文化为主题的节目，为马来报章撰写专栏，替人编辑文学刊物。有一段时间他去上英文课，后来竟能做翻译，替人把各种英文的文件翻译成马来文和印尼文。

## 班顿的爱好者

扎玛尔对马来传统诗“班顿”的创作颇有心得。班顿长短不一，短至两行，长达12行。他以坚定的语气说：“班顿的特色是含蓄，我们马来人不喜欢讲话太直，所以班顿诗人爱用象征创作。我觉得班顿是世界上最美丽的诗。有一位法国教授曾经说班顿不能被翻译成其他的语文。”



扎玛尔的生活也不单止是钻书堆。我们侃侃而谈，他的太太麦穆娜(Maimunah)在一旁聆听。她指着一堆放他膝上的书告诉我里头有一本情书集。扎玛尔笑笑地说：“那是我年轻时追求一个女孩子写的情书，这个人很早就去世了。”麦穆娜接着说：“这个女人不喜欢他。”我们都笑了起来。他们俩的情况又是怎样？扎玛尔说：“我和她一见钟情”。麦穆娜出生不平凡，她的父亲是学者和社区领袖。他们有五个儿子，11个孙，有两个媳妇是华人。

2009年到2011年扎玛尔应邀在马来西亚国家大学(National University of Malaysia)的马来世界及文明研究院(Malay World and Civilisation Institute)担任驻校研究员，麦穆娜每天到他的办公室，在一张小桌子旁边写诗。她写了千多首班顿，已结集成书。

## 祈望马来文化艺术蓬勃成长

扎玛尔还告诉我一个重要的资料。他说：

“新加坡是马来文学和各类艺术的发源地，从1850年到1960年新加坡是马来文学、电影、音乐等领域的发展中心。莱佛士来了以后，发现这里收藏丰富的文献资料，便找人把这些资料翻译成英文出版，现在都收藏在大英图书馆。”

我问他现今马来人的情况如何？他说比以前好得多。“新加坡的马来人是全世界最好的马来人。”他希望马来文化与艺术在这里蓬勃成长。“我正在收集资料，希望出版一部200年来马来戏剧的发展史。”他目前正在写一部有关世界各地杰出的马来艺术家的集子。

虽然有高血压等健康问题，扎玛尔仍旧坚持写作，参与国外举办的马来文化的国际会议。他断然地说：“如果有一天我不能写作，我会失去生命。”

(作者为本刊特约记者)

## AUTHOR WHO WRITES TO FULFILL SOCIAL RESPONSIBILITY

The five-room flat of author Djamal Tukimin in Yishun looked a little dark in the sunless afternoon but the minute I stepped into the sitting room I was drawn to the books that filled it. Djamal has a collection of 15,000 books. Some of them are so rare that Malaysian PhD students have come all the way to ask for permission to make a photocopy.

72-year-old Djamal is a walking encyclopedia of Malay culture. He has published two poetry collections, a tome on Pantun - traditional Malay poetry, a novel, a collection of short stories, four plays and at least two research books on Malay writers and performing artists. On his poems, Associate Professor Hadijah Rahmat said: "Djamal made an attempt to explore religious themes by combining it with nature and cultural elements. He also uses images of women in his poems, including his religious poems." When asked why he favoured Islamic themes, he said that religion was the only consistent factor in one's life in order to seek a safe and meaningful journey." He likes Pantun and said it was the most beautiful genre of poetry in the world with its subtlety and the use of metaphor.

Djamal has received the Tun Seri Lanang Award - the highest literary award in Malay literary field. He has also been conferred the Archipelago Poet Award given by the King of Thailand and the Cultural Medallion given by the Singapore Government. Djamal regards the awards as Alah's special gift to him and is pleased with them because they give him confidence and the fund to publish new works. He grew up in Geylang Serai and after moving to Lorong Tai Seng, missed it so much that he cried for days. He was inspired to write his famous long poem about his longing for the old place (Betapapun Nyanyian Rindunya Si Amak Geylang Serai).

Djamal came from a poor family and after his father had passed away, shouldered the responsibility of caring for his family. He took on odd jobs, trained to be a carpenter and taught wood-work. Later on he hosted Malay Culture program on radio, wrote column for Malay newspaper and even did translation from English to Malay and Indonesian for clients. From 2009 to 2011 he was Fellow at the Malay World and Civilization Institute of the National University of Malaysia. His wife Maimunah has also written more than a thousand poems in Pantun.

Djamal said Singapore was the original spot for Malay culture and arts and that Sir Stamford Raffles had been instrumental in getting precious Malay resources translated from Malay to English. When asked what he thought about the state of Malays here, he said there was improvement over the years and declared proudly that "The Malays here are the best Malays in the world." He hopes that Malay culture and art will thrive in Singapore. He writes for long hours daily and said that he would die if he could not write.

# 勇敢飞翔 的追梦人 ——林海燕



文·沈蕊蕊 图·受访者提供

《海燕》，中国香港电影，主演：江汉、王小燕等人。1969年林海燕的父母因看了这部电影，主演又是喜欢的演员，1970年出生的林海燕因此得名“海燕”。高尔基创作过一篇同名散文诗。海燕在暴风雨来临之前，常在海面上飞翔。因此，在俄文里，“海燕”一词含有“暴风雨的预言者”之意。在文章中，海燕在暴风雨来临之际勇敢欢乐的形象，让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巧合的是：生活中的林海燕同样具备乐观而勇敢的特质。

## 成长岁月

儿时在学校里，老师都会让同学们写一篇长大

后想要做什么的文章。海燕第一次写想要做家庭主妇，因为妈妈是家庭主妇；第二次她写想做老师，可现在成年的她却成了剧作家和导演。现今去学校教表演课程倒是帮她实现儿时想当老师的愿望。人生中的不断成长总是充满了变数。

在家中海燕是最大的女儿，下面还有2个弟弟，从她12岁开始，母亲因生活的负担，在外努力工作，多年来一人做两、三份工，独自赚钱带大3个孩子。母亲基本没有闲暇时间来照顾姐弟3人，孩子们要照顾好自己，也要轮流帮忙分担家务。海燕说，她小时候做事比较拖拉，总是拖延到最后一刻，母亲要回家时才急忙起身去抹地板。而母亲

回来时踏上湿湿的地板，就知道她又是拖到最后才抹地的，这样就难免会挨骂。弟弟还帮忙出主意，说可以开风扇来快点吹干地板。现在回想起来，这也算是童年趣事吧。

海燕小时候是个大胆活泼的孩子，觉得演戏很好玩，也不是难事。她看了当时的电视节目《家在大巴窑》、《小DD》、《小甜甜》等，只有十一二岁的她就梦想当演员。因为那时信息网络不像现在这样发达，几乎没有什么途径可以通往她的演员之梦，而当时家里有一本杂志叫《电视广播周刊》（后来改名为《i-周刊》），小小的海燕就自己写信给杂志负责人，表示有兴趣出演儿童剧。虽然后来没有得到回应，可她毕竟踏出第一步，对自己的梦想有了一个交代。海燕说：“到今天，我还是觉得要去追梦，要去做一些喜欢的事，要大胆去尝试。”

后来上了中学，海燕为女童军的营火会，与队友合写了她们人生中第一个剧本《耶利亚女郎》，那是1984年她中二时。当时这群好朋友听了刘文正演唱的歌曲《耶利亚女郎》而触发灵感，促成了她演出的第一部戏。当时神秘的耶利亚女郎是少男少女梦里神奇的传说，能出演这部戏也是十分有趣的一件事。当时同学们只是在课堂里进行排练，而演出时因为是营火会，所以观众们是围成一圈来坐的，变成了一个360°的舞台。这对于没有演出经验的同学们来说是极大的挑战。营火很热，她们的心也很热。这让林海燕感受到最初内心里对戏剧的热爱与热情。

之后海燕还写了几部“广播剧”，请班上的同学一起来演出。因为那时没有什么钱，不能买全套正规的摄录器材，就只是买了一个小录音机，放学了就分配角色来录音排戏。她还记得那时为了录一个悬疑的情节，她还带了高跟鞋在停车场跑步，就当时的器材来说声音也录得惟妙惟肖，当时也没有任何剪辑设备，大家等于是一次过录成作品。高一时，海燕参加中文学会，并参加华中舞台剧角色选拔，被选为角色，当时的她兴奋不已。可后来导演说她演得不好，改演配角。当时她觉得很尴尬和难

堪，可也不好意思退出。过后她觉得当导演是很重要的工作，也许她有这方面的潜能，协助演员发挥潜能。大学选专业时没有专门的戏剧系，所以她选择了相对有关联的汉学和英文。她后来也在中文系负责毕业特刊，写了一出戏在特刊发布会上演出，是一个创新。大学毕业写了《符号妈妈》这部戏，是海燕所写的第一个正式演出的剧本。

儿时的海燕喜欢做梦，她把梦想写出来变成剧本，让她的梦在舞台上得以实现，把幻想发泄在剧本中。幸福也许就是在做自己喜欢的事时，体会当下的真实。即使当时的生活并不尽如人意。人生的路，无论长短，都是同一个终点，又何必匆忙赶路，做爱做的事才是快乐。这或许就是海燕当时的心态。母亲也曾担心，做戏怎么养活自己？觉得搞戏不务正业，应该找一份稳定的工作。这个世界上，做人很难随心所欲，任性而为可能会有严重的后果。好在那时海燕年纪还小，而且母亲发现写戏、演戏、导戏，占据海燕大部分的业余时间，这样孩子不会跑去外面任性玩耍而乱花钱，所以后来也就选择默许。

## 岁月随想

大学毕业后海燕到报社当记者，从1992年大学毕业一直做到2000年。那时她已结婚生子，丈夫马炎庆当时被派去英国工作，她参赛的剧本刚好获得冠军，有机会到英国进修。母亲看夫妻俩都很忙，又要照看孩子太辛苦，就辞掉工作去英国帮忙照看孩子。海燕觉得母亲为她付出很多，还好现在老人家可以安享晚年，使她觉得欣慰。

谈起当年学生时代的爱情，也是因戏结缘。懵懂的少年最单纯的喜欢，那样的旧时光很值得怀念。那时不像现在通讯工具这样方便快捷，即使在国外也可以轻松使用视频软件联络。大家是用纸笔一字一句地记录彼此的思念。从高中时代一起搞戏交流萌发爱情，到后来马炎庆去当兵，到英国留学归来后“修成正果”，时间漫长。笔者打趣地说：“那时他应该是暗恋你，所以才会借



着讨论剧本的机会多和你见面吧！”海燕听了垂眸一笑，这笑容很动人，让我窥见年少时的她，青春少女的娇羞。虽然她现在是3个孩子的母亲，大女儿已经是18岁的成人，儿子15岁，最小的女儿也已经14岁了，可谁没有过青春年少呢？当年作为记者的海燕出席采访各种活动，也是回头率颇高的美女记者呢！

当人家说你的家庭幸福，你的老公很帅，你的生活令人羡慕时，笔者觉得光鲜的生活是给别人看的，而生活的点滴是自己去体味的。一个成功男人的背后，一定有一个默默付出的女人，而工作忙碌的丈夫身后，必定有一个甘愿为家庭操劳的妻子。岁月悠悠，日子平凡，那时光的痕迹也总是更多地偷偷爬上母亲的面庞，生育养育孩子的辛苦，只有当了母亲才更能体会。

谈到3个子女，海燕的话语里充满慈母的爱意。她对孩子们的要求是欢喜就好。孩子小时候，她让他们每周讲3件开心的事，尽量多和孩子沟通。她觉得如果成绩差，孩子自己其实是非常难受的，和孩子的关系是否密切，就看失败时孩子会不会来找你亦或是躲你。一个理解孩子的母亲，对孩子来说是最大的温暖。

海燕的先生马炎庆从政后，工作非常忙碌，常常很晚回家。可他第二天早上必定早起，为的是可以送孩子们去上学。他认为这是难得的亲子时光，如果不送孩子上学，可能一整天都没机会和孩子见面沟通。马炎庆在《一言既出》专栏结集的结尾部分，收录了孩子们所写的《我们的爸爸》，字里行间充满子女对爸爸暖暖的爱意。儿子说：“虽然爸爸为人民花的时间比我们多出很多，我还是以爸爸为傲。”

新加坡的政治人物非常亲民，不摆架子。因为是公众人物，他们时时要注意自己的言行。海燕说她自己不适合从政，因为有时讲话很随意随性，爱开玩笑，不够严谨，可能会在无意中得罪他人；加



高中时代一起搞戏交流从而萌发了爱情  
(前排左一为林海燕，后排左三为马炎庆)



海燕感恩炎庆这些年来，让她能自由翱翔



在剧场里、在角色中，海燕能找到真正的自我



海燕为妈妈举办70岁生日派对，妈妈喜极而泣



海燕用相机记录3个孩子的成长

上自己思想比较简单，也可能被别人利用。可只要不危害他人，过得随意随性一些，轻松自在一些，又有何不可呢？

## 随想未来

海燕作为“海燕等人”剧团的艺术总监，1998年凭《周年游戏》获颁“新加坡剧作家奖”冠军，至今编导了约30部原创剧，相信是产量最多的本地剧作家之一。2005年，她编导作品《等九九》荣获第六届“海峡时报‘生活版’戏剧奖”的“最佳集体演出”奖，剧本也获“最佳原创剧本”提名。海燕也在2017年荣获“新加坡国立大学卓越校友服务奖”，她多年来为文化艺术所作出的贡献，得到了肯定。“海燕等人”至今出版剧本集《亲密观戏》、《戏戏相观》、《观门见山》、《山回路转》。这4本书的书名首尾呼应相接，相互关联，笔者也借用这一形式把本文分成3个小章节，来陈述海燕一路走来心路历程。

海燕每次排戏都要和大家一起玩游戏，通过游戏更好地体会角色，彼此认识熟悉，也让幕后台前

人员一起感谢戏剧带给他们的欢乐。舞台剧的英文是PLAY，也就是玩游戏，是动词也是名词。玩游戏能让生活过得更开心，所以海燕说剧团没有排戏的固定场所。每次都想着也许没有下一部戏了，演出结束尽量把所有道具、服装处理掉，如果扣除制作费之后还有盈余也都尽量发给演职人员。什么都没有，等于什么都有。没有负担，放空自我，便能自由翱翔，就这样一直坚持到现在。她对生活是乐观而勇敢的，只为排出更好的戏，把思想情绪都放在戏里，只问初心，任尔东西南北风。

当天访谈是在一家麦当劳进行的，临走时有一位安娣拿着一大堆英文信过来请人帮忙看看内容，海燕停下脚步帮安娣把所有的信看完，把要点用华文写在旁边。安娣千恩万谢地离开，我们也就此话别。平时我们常对做轰轰烈烈的事的人肃然起敬，可眼前的海燕，正在认真地做着这桩看似平常的小事。她实实在在地让我感到心头一暖。海燕——她以她勇敢、真诚的初心打动着我……

(作者为本刊特约记者)



新加坡国会议员郭献川(右6)、新加坡南洋孔教会会长郭文龙(右5)、著名画家何家良博士(右4)、艺术家黄新本(右3)与嘉宾在开幕式上合影



# “珍墨艺韵”黄新本水墨画义展 为新加坡南洋孔教会筹募会务基金

文·沈芯蕊 图·主办方提供

**走** 进80年代初期落成的百胜楼书城，映入眼帘的是一家家的书店。近年来，这里除了书店、文具店、文房四宝店外，也陆续开了很多间画廊，成为艺术文化的汇集之地，近意美术馆便是其中一家。

进入近意美术馆，可以感到装潢设计颇具禅风，雅致深邃的灰色调展墙，更凸显出画作之美。迎面一幅书法题字“珍墨艺韵”颇为引人注目，原来，这里正在举办新加坡南洋孔教会会员黄新本水墨画义展，这4个字便是开幕主宾何家良博士所题写。

2019年1月12日(星期六)下午3点，近意美术馆名士汇集。大家不单是为欣赏画作而来，也因为此画展是为新加坡南洋孔教会筹募会务基金。来宾也为画家义举所感染，因此群贤毕至，少长咸集。

本次所展出的画作，凝聚了黄新本深厚的艺术

造诣和人文情怀，意境高雅。山水以色助墨，以墨显色，静动相宜，阴阳相形；章法和构图娴熟，将“天、地、人，真、善、美”表现得淋漓尽致。

黄新本是广东省中山市人，1992年毕业于广州美术学院油画系，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中国陶瓷协会会员、广东省美术家协会会员、新加坡中华美术研究会会员、南洋孔教会会员。他擅长油画、中国画、陶艺、雕刻，获得众多奖项。2004年荣获中国民间艺术精品最高奖项“山花奖”，荣膺中山市德艺双馨艺术家。他从不忘却回归传统文人的生活，追寻诗意化的艺术情怀，极力将艺术融入生活中，用画笔表达中国现代文人的艺术理念。本次画展共展出黄新本近年来精心创作的35幅作品，有古风山水，也有莲池荷花。开幕当天，其画作得到嘉宾及鉴赏者的高度评价。

特邀嘉宾郭献川国会议员在致辞中表示，他多





《夏》(2018) 水墨 38 x 27cm



《冬》(2018) 水墨 38 x 27cm



《秋云出谷》(2018) 水墨 39 x 53cm

次受邀出席孔教会所主办的活动：如2016年9月，为坐落在环宇广场的新会所主持开幕典礼；2017年10月的孔诞庆典晚宴等。孔教会100多年来在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方面所做出的努力与贡献，使他深受感动。

新加坡南洋孔教会会长郭文龙说：“黄新本先生是一位热情奔放的画家。他不但具有历代文人雅士追求人性的至善至美的情怀，更有一颗慈善为怀的心。”

孔教会历史悠久，今年是第105个年头(1914 - 2019)。自2007年新一届董事们上任以来，会务更是蓬勃发展，是目前新加坡最活跃的华社文化团体之一。孔教会一直秉持引领新加坡迈向一个和而不同的儒雅社会的愿景，以忠孝仁爱、礼义廉耻为核心价值观，秉持“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精神。

儒家不但注重人文情怀，也注重自然之美。这次画展为筹募会务基金，选取的画作便是对自然之美的讴歌。画家从自然到人文，从生活到艺术，贯

穿着人文精神与自然情趣。画家以笔墨虚实表现高山流水，烟雨飘渺的意境之美，让观者能感悟到心灵之美向空灵之美的升华。黄新本认为，应依照自己的意愿与真性情去生活，达到外界的环境及内心的平衡，这才是创作的动力所在。要融入人与人之间的情感和对生活的热爱，然后才能提升为艺术！

黄新本觉得画家不能像苦行僧一样，一定要热爱生活！画展主宾何家良博士在致辞中回忆当年到黄新本家做客：主人热情好客，对大家的关照无微不至，亲自制作的双皮奶非常可口，至今仍叫人回味。美食更是不可或缺的生活环节，这也充分体现了画家对生活的热爱。

世事变迁，不变的是朋友的情谊，是大家对于弘扬传承文化艺术的不断追求，是对艺术至美至真追求的一份情怀。适逢新加坡纪念开埠200周年之际，该画展也是新加坡南洋孔教会对本地区文化艺术发展的一份献礼。

(作者为本刊特约记者)



# 春城洋溢华夏情暨欢乐春节

Spring In The City & Happy Chinese New Year 2019



# 春城洋溢华夏情 2019新篇章

文·沈芯蕊 图·主办方提供

**华**夏情、狮城情、春节情，这连绵不断的情谊至今已持续26个年头！2019年1月29日，一年一度的“春城洋溢华夏情暨欢乐春节”开幕仪式于新加坡滨海艺术中心剧院举行。开幕主宾为内政部兼国家发展部高级政务次长孙雪玲，特别嘉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新加坡特命全权大使洪小勇。

金航集团董事长林璫利表示：“今年除了大家熟悉的莱佛士城工艺品展外，更带来一系列文化活动及精彩表演，让新加坡人在春节期间可以感受浓郁的文化气息。为使新加坡的春节气氛越来越浓郁，我们希望举办更多具有中华传统文化特色的民间庆祝活动，增添新春气氛，让新加坡人，尤其是年轻一代有机会感受中华传统文化，在新加坡纪念开埠200周年之际更要牢记华人的文化精髓。”

1994年，第一届“春城”在莱佛士城顺利举行，林璫利意识到新加坡人对于传统文化的热爱与支持，出于强烈的使命感和对于中华文化的执着与热爱，她坚持不懈，用“真情”洋溢着“华夏情怀”，让活动妙趣横生，与春节气氛情景交融，使新中人民友谊的纽带更加坚固。此项活动已成为新加坡春节民间活动的一大亮点。团队人员与林璫利



《大梦敦煌》美轮美奂的场景

一起并肩奋斗20余载，甘苦与共，精益求精，也使得活动一年比一年更精彩。

“春城洋溢华夏情暨欢乐春节”活动的第一场演出是中国歌剧舞剧院原创的现代民族歌剧《林徽因》，此剧受到广泛好评。歌剧历时两小时，带观众走近中华民国才女林徽因，去看一段才女传奇。

兰州歌舞剧院呈现的大型舞剧《大梦敦煌》，是该系列活动的第二场演出。舞剧场景美轮美奂，演员用精湛的舞蹈语汇，诠释出一段穿越大漠的爱情故事，让艺术和爱情水乳交融，流淌在观众的心田。





孙雪玲高级政务次长与洪小勇大使主持春城洋溢华夏情暨欢乐春节开锣仪式



另外，广西演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北京九舞金水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联合出品的大型原创民族舞剧《花界人间》、江苏柳琴剧院有限公司熔戏曲、歌舞、曲艺、民乐为一炉的《一带一路贺新春，情暖春城艺术行》以及后继的系列商场演出，着实为花园城市锦上添花，为狮城精彩纷呈的春节画卷，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作者为本刊特约记者)

## 《新加坡华人通史》(海外版) 入选《中华读书报》2018年 20种历史和传记好书



文·欧雅丽(本刊记者)



《中华读书报》去年底揭晓了2018年度“百佳”图书，《新加坡华人通史》(海外版)入选历史和传记类好书20种。

作为首部记录新加坡华人历史的通史，《新加坡华人通史》记录了新加坡约700年的历史，以华人为主线，对华人在

不同时期的新加坡社会的特点、成就和贡献有所介绍，政治、教育、经济、文化等领域都有涉猎。值得一提的是这部著作由海内外来自不同领域的三代学者参与撰写及编辑。2017年12月这本书由福建人民出版社引入中国出版，在学界引起重大反响。

《中华读书报》由中国新闻出版署、光明日报社和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主办。1994年7月创刊，面向全国，是颇具影响的文学类报纸。从2006年开始，中华读书报编辑部都会梳理一年内在内地首次公开出版的几十万种图书，从中遴选出“百佳”图书，再优中选优评出“十佳”，另外的90种包括文学20种、历史和传记20种、学术和文化20种、童书15种、科学艺术教育15种。入选2018年度历史和传记类好书20种还包括“重写晚明史”系列(之二《新政与盛世》、之三《朝廷与党争》)、《漩涡里：1990-2013我的文化遗产保护史》(冯骥才)、《追寻“我们”的根源：中国历史上的民族与国家意识》(姚大力)等。



# 新春团拜

SPRING RECEPTION 2019

02.2019

哈莉玛总统(右四)与多名部长、议员及外交使节出席了新春团拜活动

哈莉玛·雅各布总统

President Halimah Yacob

## 华社迎新春 团拜聚情谊



文·林映慧 图·编辑部

**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与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于大年初三(2月7日)上午在华族文化中心中华总商会多功能礼堂联办2019年新春团拜，逾1000名受邀嘉宾出席了此次活动，哈莉玛总统也莅临现场与大家共庆农历新年。

当日出席团拜的贵宾还包括傅海燕部长、陈振声部长、黄志明部长、王乙康部长、杨莉明部长、沈颖高级政务部长、普杰立高级政务部长、许宝琨高级政务部长、陈振泉政务部长、潘丽萍市长、刘燕玲市长兼高级政务次长，以及马炎庆高级政务次长。同时，多位议员、外交使节、本地会馆和文化与艺术团体代表、各族群代表以及本地各大学府的学生代表也一同出席了团拜活动。

淡马锡理工学院的学生以一场气势磅礴的24节令鼓表演为今年的新春团拜拉开了序幕。随后，哈莉玛总统、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名誉会长兼华族文化中心主席蔡天宝和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会长陈奕福分别致词，并送上新春祝福。

哈莉玛总统在致词中表示：作为一个多元种族的社会，我国的文化带有不同种族留下的印记，并随着族群间的互动不断演变。新加坡人有很多共同的价值观和习俗，在我们的日常生活或节日中，也很容易找到不同族群的文化相互影响彼此融合的例子。文化是凝聚社会的粘合剂，本地华族文化团体不仅要帮助华族社群，也应关注其他社群，加强不同背景的国人之间的凝聚力。

蔡天宝主席回顾了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自





淡马锡理工学院的学生带来了气势磅礴的开场秀——24节气鼓表演



在《落地生根，开拓新家园》展览中，学生导览员向哈莉玛总统展示以前的小贩在售卖咯咯面(Tok Tok Mee)时敲击竹片吸引顾客的情景



友族同胞们在活动现场观摩了华族民间传统剪纸艺术



快闪舞蹈环节时，台下观众也随舞者们一起跳起了欢庆新春的舞蹈

2017年5月成立以来，坚持“力求创新、汇集人才、支持业界”三大方针策划了一系列活动。同时他也介绍了今年华族文化中心计划推出的项目。其中包括正在策划的一个常设展，探讨华族文化在东南亚地区的演变，以及如何与其他种族文化结合，形成今天独特的新加坡华族文化。这个展览预计在今年下旬开幕。此外华族文化中心今年也将在“艺术支持框架”下以优惠的价格提供中心的行政空间，供艺术团体使用。这些团体住户也将成为中心的一份子，与中心协力合办多元化的文艺活动，让更多人受惠。这些获选加入华族文化中心的艺术团体的名单将会在下个月公布。

陈奕福会长也介绍了宗乡总会2019年的新目标——推出为期一年的“无名英雄”系列活动来纪念新加坡开埠200周年，向为我国作出贡献、不求回报的先驱者致敬，同时也意在培养年轻人无私奉献的精神。这一系列活动包括已经推出的“落地生根·开拓新家园”展览、刚刚启用的“新加坡人物传记数据库”、3月即将推出的“新加坡建设

者”文化之旅等多项活动。他也呼吁宗乡总会的会员团体趁着新年的到来，好好思考未来的方向，寻求突破。会馆应设定一套管理机制，积极改善内部行政工作，妥善管理会馆资产，让会务有更新的发展。宗乡总会愿意成为会员团体的后盾，与大家共同前进。

之后，所有参与团拜的人都围成一圈向彼此问好，送上吉祥的新年贺语。大家一同欣赏并参与了由宗乡总会奖学金得主、华族文化中心代表和人民协会议工共同带领的快闪舞蹈和欢唱新年歌曲的环节，洋溢青春活力的舞蹈和喜庆欢快的歌声将活动推向高潮。

哈莉玛总统还参观了在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展出的《乐无边——阿果特展》和宗乡总会主办的向新加坡先驱致敬的“落地生根·开拓新家园”展览。

**(作者为宗乡总会奖学金得主，目前就读于复旦大学广播电视专业)**



# 春到狮城 彩映河畔

## ——春到河畔2019



文·黄丽晶 图·编辑部

本地艺人董姿彦登台献唱

一年一度的“春到河畔”于2月3日至2月10日在滨海湾浮动舞台隆重举行，鲜艳夺目的大型花灯和璀璨绚丽的烟花在夜空的衬托下相映成趣，再加上精彩的舞台表演、丰富的周边活动，成功吸引了超过135万人潮，盛况空前。

### 纪念“开埠200周年”特别呈献

由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新加坡报业控股、新加坡中华总商会、新加坡旅游局及人民协会联办的“春到河畔”已迈入第33个年头，今年更恰逢新加坡开埠200周年。因此，主办方配合纪念开埠200周年精心打造了别具意义的活动项目，在展现新加坡发展历程的同时注入诸多新颖元素，创意十足。

今年的“春到河畔”庆典无论是规模、摊位和花灯种类，还是节目安排都让人眼前一亮。靠近舞台的空地布满了亮丽的花灯装饰，吸引不少到访者驻足观赏。这些花灯各有特色，是历年“春到河畔”的重点之一。除了常规的十二生肖花灯、“许愿池”花灯外，今年还推出了一些包含历史元素的新花灯，比如在入口处气势磅礴的以“200”字样设计的龙型拱门；由现代新加坡形成之前和

之后的场景组成的大型灯组(长达60米的“我们的家、我们的花园城市”)；为早期新加坡发展做出巨大贡献的女性移民先驱——“红头巾”灯组。还有特别为新加坡开埠200周年设计的“双龙戏珠”灯组，这个灯组由两条龙形成的“200”所组成，主办方还巧妙地利用这个灯组设计了一款可以与访客互动的游戏，以增添趣味性。

此外，“春到河畔2019”现场还有由晚晴园——孙中山南洋纪念馆、华侨中学和南洋女子中学学生共同策划的特别展览——“心系河畔·话说狮城”，新加坡开埠200年工作组是此展览的支持单位。这个展览别出心裁地设立在一艘绿头船上，利用高科技生动描绘出新加坡的历史和发展历程，让访客们登上这艘时光之舟，回顾新加坡历史。

### 精彩纷呈 亮点多多

除了灯饰和展览，“春到河畔2019”还有很多亮点。今年，主办方特意邀请来自意大利、美国、澳大利亚和中国的烟花设计团队，在3日、4日、9日、10日4晚呈献“异彩耀狮城国际烟火秀”，烟花秀时长达12分钟。其余四晚的烟火表演则由本地公司呈献。

与往年不同，今年的主舞台位于滨海湾浮动舞





李显龙总理和夫人何晶莅临开幕仪式现场

台正中央，面向有2万6000个座位的观众席，让更多公众能够坐着观赏精彩的演出。今年主办方邀请到福州市闽都文化艺术中心和台湾艺术大学舞蹈学系呈献精彩的舞台表演。闽都文化艺术中心呈献的《海丝情缘》重新演绎了郑和下西洋的惊险旅程，观众也可借此追溯新加坡700多年来的演变。而台湾艺术大学的“大观舞集”则融合了传统与现代的民族舞蹈及歌曲，让观众感受不一样的民族特色。

今年“春到河畔”的舞台表演可说是众星云集，除了本地著名乐团——鏗乐团(The Teng Ensemble)呈献一首首令人耳目一新的曲目外，郑惠玉、何盈莹、陈建彬、董姿彦、黄家强、杨雁雁、黄振隆、罗美仪、张钧淙、杨志龙、包勋评等知名艺人相继登台献唱。2月10日的“和谐之夜”，不同种族的表演者为观众呈献了华族舞蹈、印度舞、马来传统歌谣、拉丁舞、韩国舞蹈及多元文化炫舞等，充分体现了新加坡多元文化特色。

位于浮动舞台左侧的美食街每天从下午开始就人头攒动，吸引了众多食客到访。美食街的食品种类繁多，从“古早味”的麻糬(Muah Chee)，到人气火爆的香脆炸鱿鱼，应有尽有。嘉年华则汇集了20多项刺激有趣的游乐项目，让一家老小乐翻天。

此外，“春到河畔2019”也第一次通过社交媒体和互动游戏吸引年轻人。访客能通过社交媒体Instagram参与“社交媒体照片比赛”，或参与由佳能和“春到河畔”联合主办的“春到河畔精彩一瞬”摄影比赛，又或通过网站“Huat Ah!

RHB”玩迷你小游戏，赢取丰厚奖品。在“春到河畔2019”开幕之前，主办方还举办了“春到河畔编程马来松”(RHBHacks)创业竞赛，获胜者在“春到河畔”活动现场售卖自家产品和服务。

## 嘉宾云集 万民同欢

“春到河畔2019”一连8晚，每晚都有政要莅临担任主宾。2月3日开幕当晚，李显龙总理和夫人何晶莅临现场，为“春到河畔2019”揭开序幕。2月4日除夕夜，副总理兼国家安全统筹部长张志贤与大家一起倒数，迎接新年的到来。2月5日的“歌舞升平迎新年”、2月6日的“万民同乐缤纷夜”和2月7日的“歌台之夜”则分别邀请到财政部长王瑞杰，贸工部长陈振声和文化、社区及青年部长傅海燕。

2月8日晚的“新加坡派”则邀请到贸工部兼教育部高级政务部长徐芳达、西南区市长刘燕玲、中区市长潘丽萍和东北区市长朱倍庆共同担任主宾；2月9日晚的主宾是教育部长王乙康，特别嘉宾是通讯及新闻部兼文化、社区及青年部高级政务部长沈颖；最后一晚由副总理兼经济及社会政策统筹部长尚达曼主持闭幕仪式，为“春到河畔2019”拉上帷幕。

出席活动的嘉宾还包括本地的社团领袖、各国外交使节、友族同胞等。

(作者为宗乡总会奖学金得主，现就读于复旦大学中文系。“异彩耀狮城国际烟火秀”图片见封底)

# 甘榜

## 我们永远的回忆

### 听《阿德下南洋5》之《甘榜重游》



文图 · 郭永秀

**聆** 听了2018年11月9日早上在新加坡大会堂的《阿德下南洋5》音乐会之《甘榜重游》，心中不免感到惭愧。之前虽然对此系列音乐会深感兴趣，却只听过一场，白白错过其他几场优秀的演出。

音乐会开场是阿德拉拉着人力车，上面坐着一位富家太太。阿德唱：“三轮车，跑得快，上面坐个富(老)太太……”一下子把我们拉进了儿时美好的回忆之中。原来这个系列要表现的是：甘榜风光和人文精神。背景音乐是旋律优美、富于节奏感，顾冠仁作曲的《星岛掠影》第二乐章的《牛车水》。

#### 甘榜精神和街戏

接下来是沈文友的《马来民歌二首》，余家和的《Buka Panggung》。除了以前是甘榜的牛

车水以外，阿德也提到新加坡许多原来也是甘榜的地方，如万国、芽笼、梧槽、波东巴西、蔡厝港……这些我们熟悉的地点，还有甘榜游戏：抓石子、踢毽子、跳飞机、打弹珠、挑竹签等，让我们感到非常亲切和贴心，无形中也增加了对音乐内涵的理解。

由苏启祯作曲、李崇望配器的《甘榜趣事—阿李与阿利》采取了中国民歌中的《一根扁担》的音调改写而成。配合银幕上黄惠玲的皮影戏，突出了甘榜生活中人们的包容、开阔、共融、乡土味和邻里之间守望相助的甘榜精神。

梁洁莹及冯国俊作曲，冯国俊改编的《狮城街戏音画》选段，把我们拉回到早年在甘榜看街戏的美好回忆。由冯国俊改编的印度古典音乐《甘榜琴声》，两位笛子演奏家陈财忠和Raghavendran





独奏、领奏者与指挥及乐队谢幕

Rajasekaran分别(以有笛膜的中国笛和无笛膜的印度笛Venu)从听众席左右两边走出来，他们边走边吹边走，再慢慢走向台上与乐队会合。这首曲的旋律流畅，音域不宽、技巧不难，而且旋律一再重复，但印度韵味十足，不会因为重复而令人感到厌烦。这就是民族音乐特有的魅力！

王辰威的《融》作为最后一首曲，反映了我国各民族和谐地生活在一起的意愿，当然是最恰当的，但我想《漂洋过海》是否应该放在开场呢？因为“阿德下南洋”的第一步就是漂洋过海啊！我们的祖先漂洋过海南来以后，就在许多甘榜中落地生根……

## 推广华乐 行之有效

郭勇德化身阿德，又指挥又讲解，甚至数度下台，与听众互动，使整个音乐会充满了笑声和活力。发给听众小型LED灯，在乐曲演奏的中间数度亮起，模拟点点的萤火虫；敲起早期在街上叫卖的小贩敲的竹筒；向听众发问题，答对有奖，加深了听众对音乐内容的理解和认知。安排中国笛子从观众席的左边响起，印度笛子Venu从右边出现，然后才慢慢走到台上与乐队会合，同时台上左侧也出

现了琵琶(张银演奏)，右侧又出现中东乐器——据说是琵琶前身的Gambus (Ismahairie Putra演奏)。而银幕上出现的不是普通图片，而是昔日常见到的皮影戏的画面……凡此种种都显示指挥与文史工作者李国樑真的花了很多心思。为的是什么呢？为的是把华乐生活化，为的是告诉大家，华乐的表现力远远超越我们的想象。这场音乐会的设计者和指挥的细心叫人深感敬佩。

一般音乐会我们听得多了，像这样一场专为华乐初学者或没有学过音乐的人而设计的音乐会并不多。这样的音乐会对于发扬和推广华乐，是非常有效的。通过详细的说明和大量的示范表演和讲解，还有和听众的互动，肯定能引起一般人的兴趣。而且音乐会的主题明确，美妙的音乐接地气，富有人文精神却又充满生活气息，突出了甘榜难忘的记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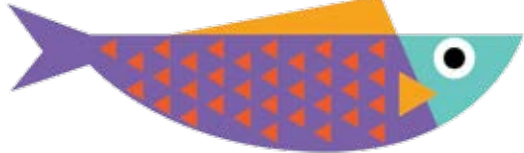
作为一名音乐家，为了推广华乐，能够放下身段，以平民化的装束，以通俗而不低俗的双语讲解，与听众打成一片，真的是不容易。看着台上身材不算魁梧的阿德，那形象竟慢慢高大了起来……

(作者为新加坡作曲家协会会长、音乐家协会副会长、诗人)



# 生活海洋里的

# 鱼



文·尤今

许多学校在年中或者年尾的假期里，都会主办海外浸濡课程，华文部门一般会选择到中国去，这对于学生来说，的确是一种“语文视野”的开拓。

那一年，我带一批初级学院的学生到四川某所大学进行访问，该所大学的书记设宴招待，散会之前，我请学生代表葛丹敏(化名)向书记致谢词。葛丹敏在校内是出类拔萃的学生，她当着大家，信心满满地以异常洪亮的声音说道：

“张秘书，非常感谢您设宴招待我们……”

我一听，差点昏厥在地。

事后，我问她：

“丹敏，我明明告诉你张书记，为什么你会竟然会改称他为张秘书呢？”

她嗫嚅地说：

“在新加坡，书记通常是做一些比较简单的文书处理工作；而秘书呢，承担的是比较重要的任务，所以，我觉得，称呼他为秘书，好像比较有礼貌耶！”

葛丹敏不明白，在新加坡，“书记”指的是“办理文书及缮写工作的人员”，然而，在中国，“书记”指的却是“党、团等各级组织中的主要负责人”。同样的一个词，但是，在不同的地方，意思却有天渊之别。

经过我清楚的解释后，脸红耳赤的葛丹敏，上

了终生难忘的一课。

语文学习，永远不能单单囿限于课堂。课堂的学习，只能帮助我们扎稳初步的基础；课堂之外，有个辽阔而又有趣的世界，等着大家去发掘。学然后知不足，学习是永无止境的啊！

有一个在家里以英语为沟通语言的学生黄莹莹(化名)，参加了中国浸濡课程而大开眼界，回来后，惊诧地告诉我，她从来没有想到，华文居然是“活生生的语文”！在她简单的意念里，华文仅仅只是学校的一门科目，考试过后，把课本束之高阁，人与书就分道扬镳了。然而，在中国这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大国里，方块字竟然渗透入现实生活每一个角落旮旯内——它和生活休戚相关、它和生活一起呼吸；它，就是生活。

“在新加坡，餐馆的菜单，都是英文和中文并列的，而许多西餐馆，仅列英文，而我也习惯了在翻阅菜单时，只看英文。但是，在中国，大部分的餐馆，菜单上只有单一的中文。许多菜名，我连看都看不懂，想要点自己喜欢吃的东西，都做不到呢！”黄莹莹满脸遗憾地说道：“还有啊，街道的名字、街上的招牌和广告、公共场所的告示，全都是中文，走在街上，我就好像是一个受过教育的文盲，被文字包围着，但是，一个个落入眼中的文字，却全都是陌生的……”

这一回走出国门的经验，让黄莹莹深切地了

解，英文固然重要，华文也绝对不可以忽视、更不可以漠视，唯有双语并重，一把刀子才能享有两边锐利的优势。

学习语文最有效的方式是让语文像一尾鱼一样，悠游于浩瀚的生活海洋里。

有一回，我到锦茂菜市去，看到一个母亲带着一个大约七八岁的孩子，兜转于各大摊贩间，只见孩子抓起一把青菜，问妈妈：“这是什么菜啊？”妈妈答道：“这是菜心。”小男孩又问：“你昨天用来炒牛肉的，是菜心吗？”妈妈耐心地答道：“不是的，我炒的是芥兰。”说着，拿起了一把芥兰，说：“你瞧，这就是芥兰了。”小男孩接过了妈妈手里的芥兰，看了看，非常有礼貌地问摊贩：“叔叔，请问芥兰多少钱一公斤？”摊贩说：“一公斤三块钱。”小男孩赶紧用笔记录在随身携带的小本子上。妈妈问：“芥兰，你要炒蒜泥，还是牛肉？”小男孩不假思索地应道：“我要炒牛肉。”妈妈说：“那我们得到牛肉摊子上问问价钱啰！”在一旁把这一幕收诸眼底的我，忍不住好奇地趋前问道：“请问，你是在教导他烹饪吗？”那个年轻的女士笑了起来，说：“不是的，他在国际学校读书，语文老师每周都给学生出一道有关生活的课题，要求他们自行解决。这一周的课题是要他们设计一道可供四个人吃的美味佳肴，仔细写出来，同时，还要求他们计算烹煮每道菜肴需要多少钱。”

老师新颖的教学构思令我击节叹赏。

生活，原本就离不开“柴米酱醋茶”，而现在，老师将语文学习和开门七件事挂钩——首先，让学生到菜市去见识各类瓜果蔬菜、肉类海鲜；接着，又给他们的脑子灌进数字的概念，再次，让他们知道美味不是从天而降的，必须付出相应的劳力，才能享受得到。布置一个简单的作业，却让学生得到辐射状的学习经验，一石多鸟。试想想，如果单单在课堂上学习“芥兰”这个词汇，小学生对着图画，口中机械化地念道：“芥兰。芥兰。”又怎么比得上手中拿着一把“活生生”的芥兰，问摊贩：“叔叔，请问芥兰多少钱一公斤？”前者可能

是“过目即忘”的刻板学习，后者却是“寓教于生活”的美好学习经验。

最近阅报，欣闻新加坡有多达60所“学前教育中心”参与了“娃娃游园乐”计划。教师们自行发挥创意，规划导览行程和教学内容，让入学前的小娃娃们到河川生态园观赏可爱的大熊猫凯凯和嘉嘉，为娃娃们讲解大熊猫的饮食和习性，借以引导他们走进大自然里，在玩乐中学习华文华语。

对于略识之无的娃娃们来说，没有什么比玩乐更重要了，而在这个重要的启蒙时期，如果教师们能把娃娃们带进现实生活里，通过上述趣味横溢的方式，让娃娃们爱上华文华语，那么，以后引导他们学习，势必事半功倍。

记得好几年前，我到巴基斯坦旅行时，邂逅了一名来自苏格兰的教师巴比。25岁的巴比，在大学毕业，便通过国际教育援助计划前来北部城市白沙瓦(PESHAWAR)，教导英语。他最喜欢的一种方式是将语文教学和现实生活密切地挂钩。大雪飘飞时，他带学生去玩积雪，当孩子们兴致勃勃地堆雪人、抛雪球时，他便将有关冬季和霜雪的一切名词不着痕迹地灌输给他们，寓教于学，大家玩得起劲、学得热切。有时，巴比会带他们到闹市去，掏钱给他们买零食，然后，再将食物的名称一一教给他们。学生们边吃边学，全都乐开了怀。学习语文，再也不是苦差了。

身为语文老师，我们不要把语文死板地禁锢于课堂内，我们应该想方设法，尽量让语文这尾鱼快活地游进菜市和闹市、畅快地游入动物园和植物园、庄严地游入博物馆和美术馆……

唯有让语文和生活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我们才能引起莘莘学子的学习兴趣；有了兴趣之后，再进一步让他们了解语文的实用价值，他们才会心甘情愿地和语文缔结终生的缘分。如果我们一板一眼地照本宣科，母语和他们，将像油和水一样，水是水、油是油，永远掺和不到一块儿去。

**(作者为本地作家、新加坡文化奖得主)**

# 城中城 莱佛士城



文图·虎威

今年是新加坡开埠200周年，特地选择以开埠关键人物莱佛士爵士命名的一座建筑来作为本栏这一回的主题。那便是开幕于1986年的“城中之城”莱佛士城(Raffles City, 后又称来福士城)。

新加坡有不少建筑物以莱佛士命名，例如莱佛士酒店、莱佛士图书馆与博物馆(国家图书馆、国家博物馆前身)、莱佛士书院；后两者甚至由他创建。

莱佛士城就耸立在莱佛士书院的原址上。想当年我从公教中学搭巴士回牛车水家，必经过这座书院。记忆中它有个超大的草场，而建筑物大多低矮，与四层高且没有草场的公教有很大的差别。

## 由美籍华人建筑师贝聿铭设计

莱佛士书院在1972年搬到格兰芝路，旧校舍纵

有历史价值，在当时市区重建的浪潮里不可避免要被拆除而由新建筑取代。

这便造就了莱佛士城，一个巨大的综合性发展项目的酝酿与诞生。

莱佛士城由美籍华人建筑师贝聿铭设计。这个名字在上世纪70年代的新加坡已广为人知。事缘在1976年已有一件贝氏作品在新加坡竣工。那是耸立在新加坡河畔，莱佛士爵士登陆处对岸的华侨银行大厦。巨大的摩天楼由境外卓越华人建筑师设计，且如鹤立鸡群般从河畔的一片陈旧中拔地而起，任谁都看得见，自然引起议论纷纷。人们不一定欣赏贝氏的简约现代建筑风格，多喜欢将建筑物与熟悉



华侨银行大厦(左一)耸立于莱佛士登陆处对岸



的形象放在一起联想——摩登的华侨银行大厦就像一个巨大的计算机！

1976年是我开始到英国修读建筑学的年份。贝氏在当时因为已在美国完成了一些优秀的作品，颇有名气，但是在我的课程中不曾被老师提及。我是在课程中段回新加坡做实习生时，因一些建筑师同事的影响才开始注意他的作品。其中，在1979年完工的肯尼迪图书馆造型简洁有力，以“空间框架”与玻璃构成大片天窗与落地窗，使人印象深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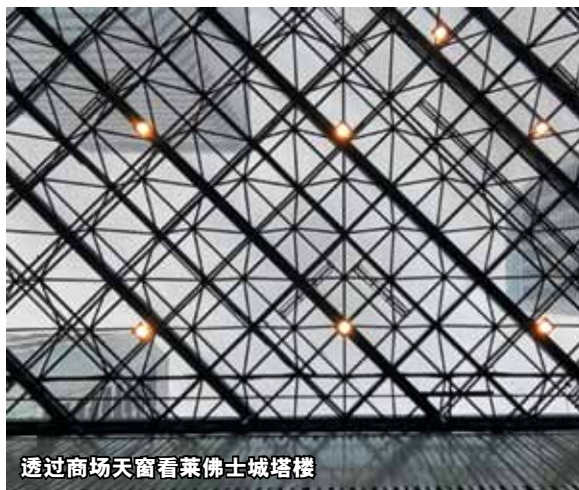
莱佛士城于落成后马上成为新加坡的地标。敢称为城的，自有一定的规模。这包括一个5层高的购物商场，一栋42层高的办公楼，一栋73层高的酒店高楼，另两栋28层高的酒店楼。新加坡从未有过如此庞大的项目。

莱佛士城全用铝与玻璃幕墙覆面的外观在当时令人耳目一新。高楼中布满阳台的都是酒店楼，“条纹图案”的是办公楼；裙楼是商场。功能上的区分一目了然。进入商场，可见高耸巨大的内庭也像肯尼迪图书馆一样以“空间框架”组成大片天窗与落地窗，同时，一切的“详细设计”如玻璃栏杆、石材铺地都和外型一样简洁。尽说抽象语言的这座城中城典雅而大气，但从人们的评语看来，未必深入人心。

记得商场开业时，日本崇光百货公司在那儿营业。也许是受到原本设计的局限，各部门散布在不同楼层、不同地点而无连贯性。购物并不方便，运作也是颇艰难的。

## 大会议厅见证个人“历史事件”

莱佛士城有几个巨大的会议厅。其中一个在1999年见证了我个人在建筑师专业上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那一年，我服务了将近15年的公共工程局因企业化而走入历史，大部分雇员包括我加入一家新成立的政联公司；其开业典礼便在莱佛士城一个大会议厅里举行。加入新公司间接促成我七年后任职于一跨国集团，恰巧它就是莱佛士城的业主。



这两份工作使我常往中国一些城市出差、乃至常驻沪上，因而接触到中国一些与贝氏有关的建筑物。那时他因罗浮宫金字塔项目从有争议性至广受人喜爱而载誉全球。在中国，我曾走访他童年常往玩乐，属于他家族的苏州狮子林；引起他爱上建筑学的上海国际饭店；还有他设计的北京香山饭店和苏州博物院。后两者各自精彩，且有别于莱佛士城，因为贝氏在抽象设计语言中加入了微妙的地方元素。

莱佛士城的外表“保养”得很好。到目前它已经30多岁，但那“与生俱来”的铝板与玻璃幕墙覆面丝毫没有疲态。它也不像一些比它“年轻”的建筑物为跟上潮流早已改头换面。基本上贝氏所赋予它的外观并无改变。

但建筑物的内部，尤其是商场部分多已变更。最明显的是商场内庭里添加了多层商铺，使实用面积增加而原本空间减少。这虽不“忠于原著”但从商业角度来说却是成功的。另外是饰面的改变。原汁原味的简约元素已被更换了许多，拍商场内庭照只能取某些角度方能捕捉到贝氏风格。

但总的来说，莱佛士城这座在我国开埠200年历史里，标志着独立后的新兴国家拥抱现代化，放眼未来的城中城保留完好。衷心希望它有一天能受到法律保护而长存于我们的国土。

(作者为本地建筑师兼作家)

# 蓝绿白橘黄

# 色彩看政党 台湾政坛的颜色词



文·汪惠迪

任何一种语言中都有表示颜色的词语，这类词语叫做颜色词。

颜色词大体分成两大类：一类是单纯的颜色词，如：红、黄、蓝、白、黑；一类是合成的颜色词，如：桃红、鹅黄、天蓝、雪白、漆黑。

后一类颜色词通常是通过比喻的方式构成的，例如“桃红”就是像桃花那样的颜色，雪白是如雪那样的颜色。

每个国家和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历史文化背景，所以同一颜色词所蕴含的象征意义各个国家和民族的感知或认知会有所不同；即使同一个国家和民族，也会因人们所属的社会集团或社会阶层不同而对同样的颜色词所蕴含的象征意义的感知或认知有所不同。这种感知或认知上的差异反映在人们的语文生活中，使颜色词衍生出多种联想意义。例如按照华人的习俗，男女结婚是喜事，高寿长者病逝的丧事叫喜丧，统称“红白喜事”，也叫“红白事”：“红”象征喜庆，“白”象征哀伤——全球炎黄子孙的认知是相同的。但是，在中国现代历史进程中，共产党人将“红”象征革命，“红色”象征革命的，“红区”指共产党建立的农村根据地，“白”象征反动，“白色”象征反动的，“白区”指国民党统治的地区。

正因为颜色词能够在语言的应用中衍生出各种各样的联想意义，所以一个国家或一个政党，就会根据自己的理念选择某种颜色设计国旗或党旗。例如新加坡的国旗是由红、白两个平行相等的长方形组成的星月旗，左上角有一弯白色新月及五颗白色

小五角星。红色代表平等与友谊，白色象征纯洁与美德；新月表示新加坡是一个新建立的国家；五颗五角星代表国家的五大理想：民主、和平、进步、公正、平等。下面让我们把视线转移到中国的台湾地区。

去年，台湾地区四年一度的地方公职人员选举(俗称“九合一选举”)，在纷纷扰扰的选战之后，于11月24日画上句号。所谓“九合一”是指九种“地方公职”在同一天选出，包括“直辖市”议会议员、县(市)议会议员、乡(镇、市)民代会代表、“直辖市”市长、县(市)长、乡(镇、市)长、村、里长。结果在22个县市长中，国民党获得15席，民进党获得6席，无党派人士获得1席。上届选举以“白色力量”崛起的柯文哲医生以微差连任台北市长，庆幸未在蓝绿夹击下被歼。

对台湾这次选举，周边国家或地区的媒体纷纷报道，异口同声地说：没想到一夜之间主客易位，绿地变蓝天，其翻转程度甚至超过四年前的蓝天变绿地。四年前，民进党大胜，蓝天变绿地；四年后，民进党惨败，绿地变蓝天。

在台湾政坛上，蓝绿阵营长期对峙。蓝营指国民党，因为它的党旗以蓝色为主；绿营指民进党，因为它的党旗以绿色为主。蓝还有所谓“泛蓝”，泛蓝联盟是指反对台独的台湾政界；绿也有所谓“泛绿”，泛绿联盟是指支持台独的台湾政界。“泛蓝”尚可细分为浅蓝、中蓝、深蓝，“泛绿”亦然，有浅绿、中绿、深绿之分。浅蓝和浅绿是中间派，前者比较同情国民党，后者比

较亲近民进党。中蓝是国民党中坚、连战和吴伯雄的追随者；中绿是有台独理念的机会主义者，以陈水扁为代表。深蓝是已退休的国民党时代的高官、公务员和老兵，已被边缘化；深绿是以李登辉为代表的台独基本教义派。

蓝绿之外，还有白橘黄。白指柯文哲，此人外号柯P(Professor, 教授)，2014年在台北市长选战中，趁蓝绿相互恶斗厮杀，推倒蓝绿高墙，以独立候选人身份胜出。柯文哲是提出“白色力量”口号的第一人，而所谓“白色力量”，就是没有政党背景，仅以个人身份参选，且能传达广大选民心声，最终获胜的人。“白色力量”的理念是：务实；创新；摆脱蓝绿缠斗；走出统独议题的泥淖；跨越“蓝绿二选一”的模式。近年，台湾的“白色力量”已有壮大成白色阵营(白营)之势。

橘色指的是亲民党。该党成立于2000年3月31日，创建人和首任党主席是宋楚瑜，因党旗是橙底白字，故称橘营，属于泛蓝。黄色指新党，该党成立于1993年8月10日，现任主席是郁慕明，党旗是黄色，长方形，中央有深蓝色新党二字，也属泛蓝。

表过蓝绿白橘黄，最后说说红色。红色政党有两个。一个叫“红党”，成立于2007年11月15日，英文名为Home Party，象征爱乡爱土爱台湾，声称延续“红衫军”反贪反腐反无耻精神，跳脱蓝绿对峙，带给台湾新希望。该党党旗名为“如日中天”，以暗红(crimson)为底色，象征人民的生命力、政治热情与改革勇气，中间一个白色圆圈，代表和平、理性、阳光、清廉。颇有意思的是，这面党旗跟日本国旗正好相反。另一个叫“中国台湾红党”，2017年6月3日创立，由企业家陈景泰任党主席。党旗以红为底色，中间是一幅金黄色的台湾地图。红色背景表示祖国母亲的红色政权无时无刻不在感染着和保卫着台湾；金黄色的台湾地图表示勤劳淳朴的台湾渔民，有着太阳般的热情，期盼回归到祖国母亲的怀抱。整个设计彰显了该党一心回归祖国，支持一国两制的政治主张。

深蓝掺红调出紫色。2003年8月10日，台湾九

个民间社团共同发起成立“泛紫联盟”(又名公平正义联盟)，强调要为弱势族群发声，监督蓝绿两军。该联盟以象征弱勢的紫色为代表，以与蓝绿阵营相区隔。

2015年3月18日，台湾冒出一个新政党——民国党，党主席为退出国民党的徐欣莹。该党党旗为黄色，中间为蓝白色的中华民国国徽。

在台湾，无论哪个党，哪个派，每遇大事，如大选、地方选举或党内选举，各党各派各种势力就相互攻讦，勾心斗角，使出浑身解数。此时，颜色词大派用场，或将对手涂红，或将对手抹黑，或将对手染黄，红黑黄分别喻指亲中、违法、淫乱。

目前，台湾政党有334个，多如牛毛，难怪有人调侃说，台湾人是以大无畏的娱乐精神在建党啊！党派多，党名五花八门，令人捧腹：龙党、虎党、凤凰党、绿党、树党、正党、豪党、圆党、白党、农民党、客家党、东方红党、中华客家党、台湾新客家党、台湾番薯党、金门高粱党、台湾股票党、天府和平统一家庭党。如果每个政党都有党旗，一字儿排列，七彩纷陈，倒是一景。只是有人调侃说，台湾政坛像个大染坊，五颜六色，目不暇给。由于蓝绿蒙上浓重的政治色彩，因此台湾人参加集会、游行、示威、选举等大型群众活动，穿衣服得格外小心，比如蓝营的集会最好别着绿色服装，绿营的集会最好别着蓝色服装，否则难免尴尬或发生误会。

颜色词是随着人们对色彩认知能力的发展产生的。华语中核心颜色词所构成的颜色词族成为人们描绘今日台湾各种政治势力聚散离合的生动形象的词语，解读这些有色之词，台湾政治生态便能大体了然于胸。花花世界，有容乃大，可别扰弄成非蓝即绿，非绿即蓝，非蓝绿白即橙黄红，非蓝绿白橙黄红即紫的迷乱世界。

红橙黄绿蓝靛紫是日光光谱的基本颜色，也是观察台湾政坛和政事的七种基本颜色。

**(作者为报业控股华文报集团前语文顾问)**



# 考试压力大 中医有办法



文图 · 李日琳

**每**到年末，莘莘学子们都要经过一场大考，不是O水准就是A水准或PSLE。学生和家长们都全心全意备战，情绪和身体都会极度的紧张疲劳。压力之下，很多人难免会生病或身体不适。除了生病求医之外，平时备考期间运用中医调理再加上合理的食疗，可以帮忙学生和家

中医调理和食疗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

## 舒缓情绪

紧张的备考，繁忙的功课使很多考生焦虑不安，情绪始终处于一种紧绷的状态，影响考试成绩。中医有一张经典的方子——甘麦大枣汤，可以镇定情绪，舒缓压力。

甘麦大枣汤：

甘草15g，浮小麦50g，红枣8颗，煎煮后可当汤喝。

甘草可以治疗胃虚弱，缓急止痛；红枣养气滋阴；小麦具有能够舒缓精神及安定精神的功效。甘麦大枣汤有助于减轻失眠、神经衰弱及躁郁的情绪。

如果考生情绪不稳定，经常有想哭的冲动，或



甘麦大枣汤

频频打哈欠，或因肠胃虚弱造成的精神不济，都可以饮用此汤，帮忙改善精神状态。

有些考生太紧张而失眠，可以酌量加酸枣仁、夜交藤；睡眠浅而多梦，可搭配珍珠母、龙骨、牡蛎，帮助心神安定。

如果因压力大导致情绪不稳，烦躁易怒，或伴有两肋疼痛，也可以加青皮、元胡舒缓情绪，使读书效果加倍。

## 增强记忆力

考生用脑过度，出现记忆力下降，精神不集中，健忘，容易疲劳等。可以在平时的料理中加入少许的益智仁、石菖蒲、三七、川芎、党参、天麻、银杏叶、西洋参等增

强记忆力的中药材。这些药材性味温和，一般人都可食用。

对于平素体质虚弱的考生，可以用淮山30g、芡实30g、粳米20g煮粥，每日晨服，可以增强体质和记忆力。

平时可以具有补肾益脑功效的桑椹、胡桃仁作为零食。桑椹味甘、酸，补血滋阴，性平，不温



益智仁



淮山芡实粥



桑葚

胡桃仁

燥，特别适合看书、看电脑用眼过度的一族。胡桃仁益智补肾，并且对通便也有帮助。

### 合理饮食

考生在考试期间饮食应该清淡可口而有营养。药补不如食补，药补要依据各人不同的体质进行，如果不分体质乱补，可能反而适得其反。

尤其是新加坡年底进入雨季，湿热的气候会产生使人四肢乏力，头晕脑重的症状，即中医所说的湿邪太盛。所以在饮食料理中适当地加入一些具有祛湿功效的材料，如：

用土茯苓炖瘦肉，加姜、蜜枣同煮；也可以用冬瓜、赤小豆、薏米猪骨熬汤；或粉葛煲鱼汤，以清热祛湿，减轻身体湿重的感觉，让考生神清气爽，精神奕奕。

考生考前冲刺，时常熬夜，容易导致阴虚火旺。用沙参、玉竹煲瘦肉，有助于养阴清燥，加上瘦肉可以养生滋润，经常喝汤，既有营养，又调理了身体；另外还可以选择西洋参炖瘦肉，西洋参除了补气养阴，还能清火生津，对熬夜后津液不足、口渴舌燥也具有很好的疗效。

有些学生熬夜太多，容易出现牙龈肿痛、口腔溃疡等不适。可以使用太子参15g、麦冬15g、沙参15g、夜交藤30g煲猪骨汤，能够改善因熬夜引起的阴虚火旺较严重的症状。



太子参、沙参、麦冬、夜交藤

新加坡四季如夏，天气炎热，学生容易口干没有胃口。可用番茄、马铃薯、胡萝卜、白萝卜一起

煮汤，既解渴开胃，又健脾消食。

酷热的天气也使考生更容易上火，咽喉肿痛。建议平时多吃西瓜，可以清热泻火又利咽喉；也可以选择用青橄榄炖瘦肉来利咽泻火，橄榄性味甘、涩、酸、平，入肺、胃经，能生津、利咽、解毒。



青橄榄

另外，有时考生因紧张而出现胃胀胃痛。可以用香砂六君子或陈皮、佛手5-10泡水，再加入一点蜜糖，可以健脾，减轻胃胀和胃痛。



陈皮和佛手干

### 按摩头皮放松

考生时间宝贵，长时间的伏案苦读，脑力消耗很大。在紧张的学习期间，利用几分钟时间自行按摩头皮，可以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头皮分布很多穴位。按摩头皮，不仅疏通脑部气血，改善疲劳、健忘、紧张情绪，而且协调全身各脏腑功能，调节周身血液循环。

方法：将双手五指张开，用手指腹在头皮上轻轻按摩，从前额开始往尾枕方向按摩至风池穴，最后于太阳穴转圈作为终结，按摩5-10分钟。

风池穴：枕骨下，斜方肌上部外缘与胸锁乳突肌上端后缘之间的凹陷处。

太阳穴：在颞部，眉梢与外眦之间，向后约一横指的凹陷处。

风池穴与太阳穴能清利头目，缓解过度用脑引起的头痛、头胀、眼睛疲劳。

《黄帝内经》说：“肝为将军之官，谋虑出焉”指肝气足的人反应敏捷，思维清晰。中医认为“人卧则血归于肝”。凌晨1-3时是肝经当令。这个时候一定要有好的睡眠，才会使肝顺利藏血，得到滋养。睡眠养肝，透过睡眠恢复体力，头脑才会清晰，这才是增强学习效率最有效的方法。

**(因体质不同，具体食用前请咨询中医师。作者为中医学博士)**

# 筷子

## 音乐诗人郭永秀专访



文·齐亚蓉  
图·受访者提供

他的手中挥舞着两根筷子，一根无声，一根无形，它们一同奏响了他人生的主旋律……

### 乡居岁月

对于自己的出生地——中国广东澄海(今汕头市澄海区)，他一直有着美好的记忆，尤其近年来，那一幕幕似曾相识的田园风光总无端端浮现在他的脑海，些许感动，些微感伤。

母亲生他和妹妹的时候父亲并不在身边，早在15年前哥哥出世不久，父亲就只身下南洋谋生去了，这一走就是长长的14年。父亲第一次回乡省亲在1950年间，次年的六月中旬，庭院里的荷花婷婷袅袅的时候，他跟同胞妹妹一前一后来到了人间。

一个月后，远在新加坡的父亲来信给这对永字辈儿女取名永秀及永慧。

“永秀、永慧，慧中秀外啊！”读中学的哥哥永俊笑眯眯地看着一对嗷嗷待哺的弟妹。

永秀最早的记忆可追溯到三四岁的时候，那时的他整天跟在几个大他两三岁的伙伴们身后，看他们到水田里捉泥鳅，或者跟他们一起到河边放风筝，盯着滑溜溜的泥鳅在伙伴们的手指缝间进进出出，瞅着五彩斑斓的风筝在自己的头顶起起伏伏，他的心像那田野般辽阔而沉静，跟那天空般澄澈而安宁。

“永秀，回家吃饭了。”暮色苍茫中祖母的呼唤飘去了河对岸。

“永秀，跟哥哥去捉萤火虫。”月光溶溶下哥哥的目光慈爱而温暖。

每当困倦袭来的时候，永秀就乖乖地倒在了祖母的臂弯，边数星星边听大人们闲话家常，然后在夜来香浓郁的芬芳中进入了甜美的梦乡。

睡梦中他骑在牛背上跟着哥哥一起来到河边抓螃蟹，河滩上各色野花开得缤纷绚烂，蝴蝶飞、蜜蜂舞、蜻蜓起起落落，知了的鸣唱一声高过一声。



“等一下哥哥给你粘个知了玩玩。”

永秀开心得咯咯咯笑出声来。

“这孩子，一定又做什么好梦了，时候不早了，该回房睡觉了。”祖母乐呵呵地抱起了这个自小就跟着自己一起生活的孙儿。

“永秀，永秀，快醒来吃烤麻雀啊。”又是哥哥的声音，这次绝对不是在做梦，因为那股浓香真真切切，永秀馋得口水直流，他一骨碌从床上爬了起来。

此时的哥哥已是一名高中生了，他很疼爱这个灵秀乖巧的弟弟，无论做什么事都喜欢带着他。

“晚上我们捉田鸡煮粥吃吧。”哥哥对意犹未尽的弟弟说。

那晚，他们捉了好几只田鸡，祖母忙着煮田鸡粥的时候，哥哥把两张洗净的田鸡皮蒙在了两个空罐头瓶上，第二天晒干后就成了两面蛙皮鼓，敲起来咚咚响，这是永秀平生第一次接触到的纯手工乐器。

此后的日子里，永秀常常会拿出哥哥送给自己的蛙皮鼓敲来敲去，此时的他并不晓得音乐为何物，只是觉得这蛙皮鼓实在太有趣了。

## 随父下南洋

永秀六岁那年，父亲寄来三张船票，母亲带着他和妹妹自汕头上船离开家乡前往狮城跟父亲团聚，已经成年的哥哥则因年岁关系无法一同前往(当时的移民政策)，这件事成了父亲一辈子最大的痛，直到离世前夕依然耿耿于怀。

依依惜别时，年幼的永秀并没有太多感伤，他的内心更多的是新鲜和好奇。在大海上颠簸了整整一个星期后，他们终于抵达这个位于马来半岛南端的热带岛国，并在新加坡河畔大吊桥与二吊桥之间水仙门一带的一间旧式店屋的二楼安顿了下来。放眼望去，眼前的景物跟老家全然不同，拥挤嘈杂，热闹非凡。闲来无事时，永秀常常趴在窗口看那一艘艘大沽船在宽阔的河道上穿梭往来，看那一群群小孩子在河边无忧无虑地玩耍。不久之后，他就背

上书包走进了道南小学，成为了一名小学生。

一年后，父亲寄了张船票回去，年逾六旬的祖母也乘船前来，此时他们一家已迁居至红山的“沙厘屋”，在那里，他结识了几个年纪相仿的小伙伴并常常结伴去河边钓鱼或者去林间抓蜘蛛，这让他有了回到故乡的感觉。这一年，他们家还增添了一位新成员——小他七岁的弟弟仕群降临人间。

这个六口之家靠父亲一个人的薪水过活，虽不那么富裕，但也衣食无忧。

小学生永秀酷爱读书，不善言谈的他平日里并不怎么显山露水，只是时有一篇习作出现在学校的壁报上。

那时的他尚未正式接触音乐，一次课间休息时偶尔经过一间教室，他被叮叮咚咚的旋律吸引，走进去看到一位同龄女孩正在抚琴。以后的休息时间里，他常常跑去窗外坐下来静静聆听，那应该他最早的音乐启蒙。

其时他最大的爱好是绘画，常常一个人静静地描来绘去，小六那年他荣获学校绘画比赛冠军，那是他小学时获得的最高荣誉，成为一名画家是他当时的梦想，但他只是一个人偷偷地梦着想着，因为他知道思想保守的父亲是绝对不允许的。

## 郁郁寡欢少年时

随着年龄的增长，永秀跟父亲之间的冲突愈发尖锐起来。在一家进出口公司担任财副的父亲绝对堪称顾家的男人，望子成龙的他对永秀的课业要求颇高，希望儿子将来出人头地，所以，每当看到永秀“不务正业”时他的气就不打一处来，一天晚饭后永秀正抱着一本武侠小说痴痴迷迷，冷不防被父亲一把夺走丢去了窗外。

“别在这些闲书上浪费时间了，搞好课业才是正经。”父亲大声吼叫着并一巴掌扇了过来。

但其实父亲在内心是疼爱永秀的，只是他实在不明白这个自己寄予厚望的孩子为什么不把时间和精力都用在课业上。而对于永秀的双胞胎妹妹永慧的学业则就不那么关心了，这种重男轻女的封建思

想在祖母和母亲身上尤甚，就连小他们七岁的弟弟有时也会欺负起自己的姐姐来。每当永慧和弟弟发生冲突时大人们无一例外偏向着弟弟，而永秀则不止一次挺身而出替妹妹主持公道。

唯一能让永秀感受到温暖的只有自幼疼爱自己的祖母了，但此时的祖母与母亲之间由于昔日的积怨已到了水火不相容的地步，而父亲则永远站在母亲一边，站在祖母一边的永秀则被父亲骂做“烂番薯”。

家人对妹妹的不公、父母对祖母的不敬再加上父亲对自己兴趣爱好的种种限制令永秀感到气愤难当但又无可奈何，他内心的苦痛无以复加但又无处可诉，他于是紧紧关闭了自己的心门，甚至产生了悲观厌世的情绪。他整日整日不发一言，有段时期甚至整个月没跟任何人讲过一句话。

在极度的苦痛中他遇到了当时风行狮城的《学生周报》及《蕉风》，它们皆由马来西亚姚拓先生主编，那一行行优美的文字对早期的新加坡写作者产生过深远的影响，永秀也借由手中的笔抒发起内心的苦闷来。中三那年，他的诗歌《小夜曲》在新加坡的《南洋商报》发表，过后也陆续在《学生周报》发表了一些散文和诗歌，从此与写作结下了不解之缘。

也就在同一时期，永秀发现自己迷上了音乐，他无师自通，很快学会了吹口琴及拉二胡，十六岁那年他凭二胡考进国家剧场少年华乐团。后来又学会了吹笛子，并借此考进人民协会华乐团，也就是现新加坡华乐团的前身，在那里他有幸遇到了来自香港的马文老师，跟着他学会了拉小提琴，接着又学会了作曲及指挥并开始了词曲创作。

音乐和写作从此成为他生活的主旋律，也成了他手中的两根筷子。

## 苦涩的初恋

就在永秀借由诗歌和音乐且自我疗伤且顾影自怜、伤春悲秋的时候，一个清雅别致的名字跟他的名字连在了一起。

话说那一年他升入中三，跟他的座位号码紧挨着的是一位名如其人、清雅可人的女生，每当他俩的名字被老师接连着叫出来的时候总会引起哄堂大笑，这令永秀感到些许不自在。但突然有一天老师点名时发现那位女生缺席了，不久之后就听说她患了骨癌，需要住院做截肢手术，永秀这才发现原来这世上还有人比自己更为不幸，感叹之余他开始写信给她，书信往来中半年时光匆匆而过。

中四那年开学后，她竟然装着义肢出现在了课堂上，这令永秀敬佩不已，之前的悲观情绪一扫而空，身心一下子轻松起来。放学后他总是悄悄地跟在她身后默默地注视着她渐行渐远的背影，但自始至终他们都没讲过一句话，只是仍旧保持着书信往来。

差不多半年后，她突然让同学传话约他见个面，在校园里一个僻静的角落，她交还了他写给她的所有信件后一句话也没说就匆匆离开，备受打击的他实在不明白她为什么不愿继续跟自己做朋友，后来才知晓原来医生说她来日不多，她这么做只是为了避免他在自己离世后太过伤感。过后她离开学校回家休养，他数次与同学一同前往她家探望。她离世前夕他去医院看她，躺在病床上的她似乎有满腹的话儿要说，但却一个字也没能讲出来——她的力气已被病魔耗尽。那晚回到家他整宿无法入眠，第二天噩耗传来时他只觉天塌地陷，痛不欲生……

后来他把自己对她的一片深情写进了一篇题为《楼》的散文里。

她离世后，历经一番痛苦煎熬的他很快振作起来并发奋苦读，学业时好时坏的他终于在中四会考中取得甲等的好成绩。因为他知道天上的她希望他积极乐观、不愿看到他颓废沮丧的样子。但此后的七八年间他的感情世界一片空白，因为他的心里已经容不下任何人了。

## 职业与事业

虽然浑身充满了文艺细胞，但为了不向父亲伸手要钱，高中尚未毕业的他就应招进了教育部开办



的技艺教师训练班，接着在新加坡理工学院进修后成为一名工艺教育学院的讲师，进入职场的他朝九晚五教授学生电子与电脑，课余则一头钻进音律与文字的世界里。

走过人生中最为阴暗艰难的旅程，尤其眼睁睁看着自己喜爱的女孩永远闭上了双眼，他以为自己的内心再也无法掀起任何波澜，心如止水的他上班时尽职尽责，下班后则把全部的情感都寄托在了音乐和文字上，他开始拜师学艺，并组建了自己的乐团，传唱至今的《杨桃结果满山岗》是他1975年的作品，而创作于1980年代的诗歌《筷子的故事》则被选入了本地中学华文课本。

一晃48年成为了过去，教书于他而言不过赖以生的职业，音乐和文学才是他一辈子苦苦追求的事业。

如今他终于可以放下教鞭放慢脚步全神贯注于自己的事业了。

“音乐和文学对我而言实在无法分得出孰轻孰重，都是我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他的总结语毋庸置疑。

## 背后的女人

寄情于音乐和文学的永秀本以为自己不会再对任何人动心，甚至不曾考虑过组织家庭，直到同样热爱音乐的她在他身边站了足够久的时日，他才终于注意到了这个面容姣好、含蓄优雅的女子是如此的与众不同，她虽然自小接受的是英文教育，但跟接受华文教育的他很是投缘，他的话开始多起来，脸上的阴云也慢慢散去，他向她讲述了自己那段苦涩的爱情故事，希望她不介意。

“没有过去的经历就没有现在的你。”她笑得宁静而温暖。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祖母及父母相继过世后，他牵起了她的手把她娶回了家。

“如果没有她的支持就没有现在的我。”他沉浸在幸福和满足中。

他在前面走，她在后面跟随。

他在台上指挥，她在台下凝望着他的背影。

“茫茫人海中，有个人知你懂你，足矣，足矣！”他诗兴大发。

## 尾音

虽然顶着一大堆头衔，每日忙得不可开交，但他也像父亲一样是个顾家的男人，他常常抽空陪妻子去市场买菜，也喜欢在家门前侍弄花草，这是一种情趣，也是一种修为。

虽然有段不愉快的成长经历，但所幸并没有在他心中留下太多阴影。

“我这辈子最大的遗憾就是没能把你哥哥带出来，他是你唯一的哥哥，你将来一定要好好照顾他。”

父亲离世之前的这句话总是时时回响在他的耳边。

“我每隔一两年都会回汕头看望哥哥。”

大他15岁的哥哥已年过八旬且不良于行。

“每次看到我他都非常开心。”

“哥哥在文革中吃尽了苦头，如果当年父亲没把我带出来，我应该也是红卫兵了。”他笑言。

“一切都是命运的安排。”起身准备离开时他淡然说道。

## 后记

三年前初涉文坛之时被拉进东南亚华文诗人笔会微信群滥竽充数，有幸跟郭永秀先生加为微信朋友，其时对诗歌创作的热情仿若火山爆发，在郭先生的指引下发了好多诗去东南亚华文诗人网，后来更得到他有关诗歌创作的12字“真言”，屡试不爽，感恩于心。但充其量不过点头之交，然某次点头之后提出访谈撰文之请求，不想他一口应答下来，时间敲定后终于得以当面对他说了声谢谢。从此当可多了向这位德高望重的前辈学习的机会，因为我们已经成为了真正意义上的文友。

(作者为本刊特约记者、冰心文学奖首奖得主)



# 快乐银发人 罗亚兴



文·林高

七十一岁了，怎么看罗亚兴都没改变，一副从泥地里滚打长大的样子。瘦长、皱了的骨架恰好地标示着，他来自草根。确也是。他在南马Pekan Nanas一个黄梨园坵长大。小学毕业便跟着大人下园坵劳作。炎日当空，而手里的活是挺耗气力的。1964年，十七岁，他只身到新加坡打拼，另谋生路。

我参加黄金土和郭永发带领的每月步行时常遇见罗亚兴。时而聊聊，觉得他话里是实心的。他自小喜欢历史，自忖是受了历史老师洪德仁的影响。洪老师早年出家，后来还俗结婚。他口才好，讲历史就是讲故事。他讲三国、十字军东征、基督山恩仇记、秦始皇、默罕默德的故事，更多是佛陀渡人为善。罗亚兴说，下课了他的兴致仍勃勃，就去学校图书馆找书来看，一直到今天老大了去旅行，仍喜欢看人文古迹，所到之处，凡有博物馆必进去看，他觉得看文物仿佛看到人类走过的迹线。他喜欢旅行，妻子走了，孩子大了，没牵挂，背包拿了就走。他去看父亲的老家，在揭阳和梅州丰顺县之间，叫汤坑南，简称汤南。因有许多温泉汤坑眼而得名。父亲告诉他，在那个吃不饱的年代，农民干了一天活，又饿又累，经过汤池禁不住就跳进去，迷迷糊糊浸泡在温泉里，有的甚至就这样死去。他爸爸十七岁时日子更难捱了，终于逃难到南洋。

罗亚兴说去旅行不会特地安排到哪里



当年，罗亚兴骑着脚车去阿裕尼送货

去看风景。有一次到湖北，随行的朋友都嚷着去东湖看樱花，便去。樱花开满树，一树一树很耀眼，朋友都兴高采烈。他也感到一阵喜悦，如此而已。听他这么说，想起数年前一个早上，我和他在马六甲河畔木板步道上且走且闲谈。走到一处，红树林左右掩映不无幽婉之趣。我想拍照却难以取景，因为垃圾暴露在水面。他看我因找不到一个满意的角度而啧啧有怨言，笑曰：“你想的是美被破坏了，我想的是污染再这样严重下去，水里的生物怎么活下去呀？”第一时间视角的偏差，竟给我们添一个有趣的话题，在步道上，两人的闲聊有了生活里应该有的某个深度。

又后来相约叙谈，对他知道的渐多。我决定写罗亚兴，一个如假包换的凡夫俗子。为什么写他？因为看到实实在在一种态度，就是当年纪大了仍保持对生活的热忱，也因此才有进一步，就是做到平常日子里同样可以达致的境界——看到生命里挂上一道彩虹。

其实罗亚兴的身体羸弱，从小患上哮喘，半夜

发作，卧寝不安。因为体弱，父亲觉得黄梨园不适合他生存，才让他到新加坡来找出路。按罗亚兴的说法，他是离开“世外梨园”，从此背井离乡。到了新加坡，孤身只影，哮喘偏又发作，而且是在除夕夜，病痛与焦虑交逼迫，竟萌生卧轨了结残生的念头。初来乍到的时候，他在阿裕尼一片杂货店当伙计。店名是宜昌。老板管住管吃。月薪60元。夜宿店里，睡帆布床，等于兼作保安。每天老板另外给两毛钱吃早餐。他省吃俭用，几年下来储蓄了两千多元，悉数交给父亲投资养鸡业，不料一场鸡瘟就把他的血汗都泡汤了。

杂货店早上七点开门，他挨家挨户去收order。下午送货，最怕碰到电梯坏。坏了，就右肩扛一包五六十斤重的米，左手提一桶火水，或者提一篮子罐头、炼奶、火炭、糖醋油盐……深深吸一口气便咬紧牙根直奔上八楼，甚至十楼，想不到腿力就这样训练出来了。晚上八点半收拾关店，洗了澡就静静守候在丽的呼声旁，听王道讲金庸，潮语话剧“青灯夜话”，游宏任讲音乐等等。四面寂寥，一日疲累，丽的呼声是像我这样的异乡人的精神依傍。

宜昌杂货店所在的位置，就是Circuit Road附近的Matter Road。1968年那一场大火，回忆起来犹见火光烟雾。多几天就过农历年了，晚上九点多，老板上楼洗澡，老板娘坐镇柜台，两个伙计送货去。店前摆满了年货，爆竹烟花在最显眼的位置。罗亚兴和头手忙着整理几十箱瓶装汽水。只见店主五岁女儿乐呵呵地摇晃着手上的烟花到了店前，欲制止，说时迟，火星已点燃爆竹，瞬间霹雳声响，浓烟弥漫。悲剧送走了小女孩，杂货店三两年后结束营业。过春节的气氛也大不同了，因为新加坡因而有一条新法令出炉，禁止售卖和燃放爆竹烟花。

下来罗亚兴做的工作更苦：到振源园挖地基洞。振源园在Jalan Pemimpin。发展商兴建两层楼排屋，打桩得请人挖地基洞，深一至二米，宽约一米五平方。挖地基洞是很苦很考腰力的，人在洞内，转身不得，烈日当空，大汗淋漓。可是，工资比





较多。若碰到土质松软，一天可挖四五个，有二三十元收入，在七十年代是挺高的。撑住三年，哮喘病竟也发汗给发掉，没再发作，这是意想不到的幸运。后来改行当建筑木模工人。他边工作边摸索学习，不久即掌握制作木模技术的窍门。罗亚兴说，建房子先计算材料，再制作梁、柱、阶级、地板等的木模，木模做好了才能扎钢筋，然后浇洋灰，完成所谓的钢骨水泥。木模中像楼梯、圆形、弧形、三角形是比较难计算的。他懂几何学，在家里计算好了隔天拿到工地制作模型。八十年代末铁模渐取代木模，他也应付自如。同时他学会打墨线，用墨斗打墨线必须计算准确。发展商知道他这方面累积的经验，强过书本的知识，都喜欢找他。就这样，他一天做三份工作：晚上画模型和计算材料到深夜，早上五点去工地打墨线(要祈祷不下雨)，八点去工地做督工。这样打拼，收入是不错的，可是压力太大。2003年，五十六岁，他决定退休，去当园丁，种花莳草，每月工资一千一百。不必担心这个

那个，不必熬夜……顿时觉得扮演另一个人似的，轻松自在。早在1986年他就在南马买了一块地，约七八英亩，准备晚年归耕故里，过农家日子。细细回想，童年对大自然的记忆竟然变成心中一种召唤。然而，最终到底没有把他引向初始的向往，农地也卖掉了。

罗亚兴是一个勤奋、积极的人。当身体还好，就还要发一份光，尽一份力。2004年他参加南方合唱团，最初是由彭竹生老师指导，在丹戎巴葛地铁站附近上课。后来彭夫人刘小红老师接手，改在乌美开班教唱歌。融入一个团队，每周一次，日子过得充实，心情就好。他喜欢二胡，听说丹戎巴葛联络所开二胡班，就去学。他有早起的习惯，四点多就起身。看书之外，就拉二胡，邻居尚在睡梦中，必须用灭音器。他参加裕青联络所华乐团，意犹未尽，最近和几个爱好华乐的朋友组成“快乐银发族”，平均年龄69岁，他们在一起练习，然后到小贩中心、乐龄中心演出。后来越发有信心了，就



罗亚兴去旅行，喜欢看人文古迹

到邱德拔医院演出。几位银发族将自己的一点心意组合起来，发挥在华乐上，用好听的乐曲来打动人心，他们觉得很快乐。

我写了一首诗赠给像罗亚兴这样积极对待每个日子的白发族。诗题：当老了。我是这样写的：

风雨中轰然倒下的树  
七十岁，坐轮椅，孤家寡人  
逢周一推他到公园看看  
海边或亚洲文明博物馆  
我七十三，趁腿还好  
路上慢。领他唱老歌  
我…我要…我要你  
他唱：我要你的…我要你的爱  
月亮…代表…我的…心  
他从头唱，到完  
只能哼一句，我  
侧耳听——他在唱——断续

我很欣赏，很佩服的。人老了，却能以“老人陪老人”的方式，给予一些抚慰和温暖。诚如罗亚兴所说，有一天我老得不行了，半痴半呆，我盼望有人来看我。老人一旦失智了，时间很错乱，记忆就糊涂。他到后港一家老人院陪一个老汉聊天，每月一两次。老汉老想回家，可是他和家人失去了联系。快八十了，不能自理，不肯换衣服，头脑有时灵光有时短路。从前是开德士的，老了，房子出租，租金付给老人院，不够由政府资助。孤身一人，心里就有等死的灰暗。有时不肯进食。罗亚兴说，我和他是朋友了，我告诉他，你死了阎罗王照样叫你去开德士，你以为死了就一了百了？他说：你去过？我说：去过呀，阎罗王的生死簿说你还可以活二十年。他就笑。我们的聊天有时变得轻松好玩。我带些糕点给他吃，他说，你也吃一点。请他喝可口可乐——他喜欢喝可口可乐——他说，你也喝。对答如一个正常人。

裕廊东有一个教会属下的慈善组织专职照顾弱势群体。罗亚兴去上了十堂课，接受必要的训练。他的工作是做家访。家访有固定的对象，每周两次。若探访对象是女性，就要安排一个女性搭档陪同。他探访一个老妇人，七十多岁，记忆模糊，只能应付简单的对答。罗亚兴和搭档陪她聊天、吃饭、吃药，陪她去看医生。她没有朋友，有些忧郁。罗亚兴唱广东歌给她听——只能唱一小段。她会跟着哼哼唱唱。有时候组织上安排带老人集体出游，到体育城、植物园逛逛，或者去唱卡拉OK。

罗亚兴说，“有人来看我，和我谈话。”对于老人，这样简单的期待是每天重要的一件事。倘若没有了期盼，没有了感觉，就真的只有等死了。问他，对老人院有什么建议吗？他说不出具体的想法，不过他觉得环境要好，有足够的活动空间，有人来看他们，尤其年轻人带来节目表演给他们看，或者带他们外出用餐，去shopping，他们很开心。

**(作者为本地作家、新加坡文化奖得主)**

# 漫步加东赏花木 感受土生文化情



文图 · 李喜梅

**昔**日，如切加东是土生华人集中的地方，主要大街上的一排高大青龙木，颇有年岁的街道树，为一些树鸦、鸚鵡提供了栖身之所。不远的坤成路，成排的土生文化建筑，属于本区域相关建筑中至为经典的代表，是此独特文化区的名片，强力吸引着来自各地的访客。

游客拎着地图、川行横街直巷的同时，也常为那些簇拥着家居楼房、高攀着篱笆的花木，或是探出墙头的靓丽花果而放慢步伐。这里不近地铁站，无高耸、密集的组屋，人口密度相对小，节奏慢活而悠闲；横巷里总能见到花猫三两，或自走自的路、或慵懒地躺在五脚基上。

洋房住宅区里的花木，多由居民自家照料、种植，颇具特色。一些还是娘惹料理中常用，或因特别情愫而种植，散发着主人家对土地和花木的情怀以及营造温馨家园的用心。

## 庭院粉墙角 那一抹恬适的蓝

蝶豆花，学名：*Clitoria ternatea*，别称：蓝蝴蝶、蓝花豆。亚洲热带常见的草本攀藤植物，豆科。花瓣深蓝色，唇形，单瓣或重瓣，也有白色变种。印度、印尼、中印半岛各国、台湾、新马等地所熟悉的食用天然颜料，更是本地娘惹食物中的“明星”食材颜料。

它化身呈现于糕点、娘惹粽子里的蓝影，家常饭也可添加；加入适量花水，及数片香兰叶，即可煮出赏心悦目，让人开胃的餐点。笔者曾在圣诞餐宣传单上，愕然看到蓝色火鸡，显然用了此花作颜料，打造出以蓝色为主题的圣诞！

蝶豆花与香茅制成饮料，其颜色深浅可随着加入的柠檬汁酸度而变成紫红色，成为近年来东南亚如泰国、新马、台湾等地的流行梦幻饮料，被认为具有平复情绪、帮助入眠等功效。蝶豆花



内含的花青素比一般植物高很多。印度民俗医疗中，蝶豆花用于纾压、镇静、抗炎、护眼、瘦身等。泰国女性相信，此花对30岁前后的女性的美容养生，特别有益。

值得注意的是，蝶豆花具有抑制血小板凝集的成份；因此，孕妇、生理期的女性，以及即将要动手术的人士，均不宜食用。

走在加东区内，蝶豆花备受钟意，几乎处处可见。攀在篱笆边上、庭院墙头，出其不意地冒出小蓝花；一些长得枝粗叶茂，布满墙头，还挂着不少新旧豆荚，标榜着经历过的沧桑岁月。一户人家一面斑驳的外墙，抹上淡雅的蓝，衬着白色的水泥镂空砖；地上盆栽成列：香茅、班兰叶、一盆瘦而强劲的富贵花(沙漠玫瑰，学名：*Adenium obesum*)，一枝独秀。

此情此景，我心触动，联想起槟城名闻遐迩的蓝屋。那是二战前号称“南洋首富”的张弼士筑赠爱妾的豪宅。该古建筑年久失修，近期遇到“伯乐”，将该精致建筑修复改成博物馆，晋身世界文化遗产。据说其外墙的粉刷料也掺入当地盛产的蝶豆花。当年笔者到访时曾轻轻触摸，粉墙的浅蓝料沾到手指，竟也印到我心坎上！

## 石榴花开芳满庭 安康福寿吉祥齐

安石榴，学名：*Punica granatum*，亦称石榴，灌木或小乔木。有红花、白花等品种。这里所见多为红花种类，全株无毒，可入药。中医药理称：安石榴，性温味甘、酸涩，具杀虫、收敛、涩肠、止痢等功效。

石榴，加东民宅多有种植，长在地上或是盆里，挂着花果，一派红红火火，热热闹闹的氛围。本地古早时民间素有“红花”俗称，为长辈潮汕人在节庆或祭祀中常用的风水花木，认为可辟邪去祟，在华人的“红白”事中常占有一席之地。

石榴果肉晶莹剔透，光亮若宝石，味道甜美；果肉与籽均可食用，营养丰富；具有前文所述的

药性能，其维生素C与矿物质含量高，能抗氧化，为养生美容佳果。

石榴原产中亚的西域及地中海邻近区域。相传汉代时候，由张骞引进，之后在中国各地开枝散叶，经过历久的蓬勃种植，遂研发出更为优质的品种(如著名的安徽省黄里软籽石榴以及白花玉石籽石榴)。花朵绽放时满树泛红，果皮裹着无数小颗粒，丰满多籽，华人常用以馈赠，寓意多子多孙、繁荣美满、昌盛长寿、和睦团结，代表人们对未来生活的美好祈愿。

安石榴传入中国千余年后，也随着华人先辈漂洋过海“下南洋”，却因水土差异影响“发育”，果实相对“小品”。所幸，热带养花人志在石榴的内涵深义，植于自家庭院，意欲思源、励志、鉴赏、传承，甚于口腹之快。

华夏文化长河中流传着关于石榴的趣事。据说唐朝杨贵妃喜食石榴，爱穿石榴裙；唐明皇为讨她欢心，在华清宫内种满石榴，并下令百官遇见贵妃时，必须跪拜，否则视为欺君问罪。大臣们心里不平，常暗地里以“拜倒石榴裙”作笑话、彼此调侃。如今狮城各处也常见肥美石榴摆卖。据说是来自土耳其、西班牙，或是印度、中国等国的“佳丽”，长得如贵妃般福相，色泽大小不一，品质和价格也有所差异。

写稿时恰逢石榴上市，顺手买来数粒西班牙石榴；内里果肉深红如宝石，美不胜收；数百不规则如晶体颗粒，挤满果实内部数隔间，之间还有隔膜与“软垫”，结构奇特华丽；剥开后用勺子将“宝石”送入口细咀嚼，白齿轻易将果肉连籽碾碎，浆汁鲜甜清爽。行文至此，感恩我等处于21世纪时代，有幸能与千年前唐代美人享有类似口福、甚至更为美味的石榴，万幸啊！

## 鸡蛋花门前栽 事事如意富贵来

鸡蛋花，学名：*Plumeria rubra*，别称：缅栀子、蛋黄花、印度素馨，夹竹桃科。属于落叶灌木



事事如意



软枝黄蝉攀越墙头



蝶豆花



富贵花映着粉蓝墙



枝头石榴果

或小乔木。“鸡蛋花”字面上有歧义，爱美食者或会想起打在滚烫汤水里的鸡蛋料理！

这是早期英国人自夏威夷引进的花卉，加东区花木中数量颇多。其花容素雅高贵，让人心生羡慕；淡淡香气，趋前时更令人陶醉。土生华人与欧亚人所偏爱，种植在庭园里，花簇探出墙头和篱笆外，迎风招展。黄色、几乎绝迹的白色、浅红、深红色等等；白色花、叶端圆钝者为原品种，而叶端尖形，花色艳丽者，都是经过配种，姿色缤纷，更受欢迎。

路过时，只见一户人家墙头探出一簇黄色鸡蛋花。门前黑底方块映着数白色字体：打横“44”、竖写两个方块字“如意”。呵，见者“事事如意，花开富贵”！多巧妙的搭配和创意！路过知音人都会莞尔一笑！

另一处建筑物颇有规模，黄色鸡蛋花长得茂盛，树叶间墙头似乎缀着艺术品；定睛注目，墙头竖着一个西方女神头像，欲掩还露，俨然是精心“伏笔”的设计！或者内部别有洞天？

## 其它花木为区内增韵添味

横街两边种植的主要是小乔木。一些玉兰花树，随风飘送香气；有白色与橘色两种，将访客引领到一间供奉象头神的兴都庙，见识斯里兰卡兴都庙的异国情调。

一道矮墙头攀着无数的艳黄色小喇叭，那是软枝黄蝉(学名：*Allamanda cathartica*)，夹竹桃科，带乳汁，具微毒。性喜阳，花冠漏斗形，筒细长，五裂花冠内不见花芯(花芯隐匿在花筒里)，好朋友昵称之“好男人”(因“没花心”)！

另一处小巷口，一道红墙外摆放着一盆矮种扶桑花，红墙添彤妆，散发着热情豪放的风采。

除了花香伴行，陆续也看到番石榴、仁心果、芒果以及俗称林擒的释迦果等，种类繁多。这些花木果树，也许亦能在绿岛的其他花园角落见到，然而能如此集中于一处，或许是如切加东人的土生情意结使然。

(作者为新加坡植物园与亚洲文明博物馆中文解说 / 导览员)



# 三十年代 闽粤妇女移民潮 对新加坡日后发展的影响



文·薛依云

## 《落地生根，开拓新家园》展览

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为了纪念我国开埠200周年，率先在2018年11月19日于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举办了以《落地生根，开拓新家园》为题的展览，拉开了为期一年的“无名英雄”系列活动的序幕。主办方借此深具纪念意义的历史时刻，追溯先辈当年漂洋过海到南洋落地生根的历程，并向千千万万默默耕耘的城市建设者之无名英雄致敬。

或许我们更想知道：这些先辈移民浪潮浩浩荡荡，从唐山到南洋打拼，经历了动荡的年代，持续在逆境中面对挑战，坚定不移地与国家一起成长前进。他们是何时从“落叶归根”转变为“落地生

根”，最后迎来了幸福家园。至于“无名英雄”包括“红头巾三水婆”、“客家琉琅女”和“顺德妈姐自梳女”等城市建设者之奇特社会群体现象，又是如何形成的呢？她们刻苦耐劳、自力更生、勤俭拼搏的精神，特别值得我们缅怀，敬仰和学习。

## 清末民初的移民潮

有学者说：“中国人移民东南亚的历史，就是南洋的发展史”。

话说19世纪的中国清朝末年，国内兵连祸结，战火不断，社会民不聊生，出现了大规模闯关东，走西口的移民潮。1860年代，在经历太平天国民间



起义和广东土客大械斗之后，闽粤地区更是满目疮痍，在推与拉内外因素的牵引作用下，衍生了“下南洋”大浪潮的历史现象。主因之一是由于东南亚诸国在其殖民宗主国资源剥削与开发驱使下，大力发展种植园、采矿经济及社会基础设施建设需要大量劳动力；另一方面是清政府屡遭列强侵略战败被迫签订许多不平等条约，包括允许西方势力在东南沿海招募华工，这让饱经战乱的闽粤人民引颈以望，其中洋行、公所通过雇佣“客头”（劳工头）更将贫民诱至“劳工馆”签订契约，以出国后的工资为抵押换取出洋旅费，甚至还以欺骗、绑架手段掠卖华工；数十年间，大约200万华工前往南洋，以中南半岛的种植园和印尼等地矿山为主。契约华工深受“劳工馆”和船主的非人待遇，招致华工反抗与各界舆论质疑，迫于内外压力，各殖民国家相继出台改善华工状况的条例；到了1912年，中华民国临时政府颁布禁止贩运劳工与保护华侨的法令，苦力贸易得以终结。20世纪初期，军阀混战，战祸频繁，社会动荡，民生凋敝，掀起了新一轮下南洋的高峰期，仅1922年至1939年间，从厦门等港口出洋的移民就超过500万；后来日军入侵东南亚后，打压残害华人，造成大量华人回迁国内，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迁往东南亚的华人大幅减少。

## 1929-1933年的世界经济危机

这场席卷全球的世界经济危机始于美国然后蔓延到欧洲和日本，在当时的东南亚除了泰国外都是欧美的殖民地，也受到波及，尤其是生产橡胶与锡矿的价格大跌，严重打击到新加坡和马来亚的经济。1930年7月31日，海峡殖民地总督金文泰爵士(Sir Cecil Clementi)引用1928年5月7日立法议会通过的《移民限制法》，开始限制中国劳工移民入境，即在征得英国殖民部大臣的同意后，可发布命令禁止或限制相关的劳工移民入境或登陆，或者

规定来自某地区的劳工移民在某一个时期内的入境人数限额。这项政策减少了中国男性移民进入新加坡的数目，但却让来自中国的女性移民大量增加。其实英国殖民部官员伯奇(Birch)早在1919年就公开鼓励中国妇女到马来半岛，他说“中国妇女是我们公民中最勤奋，最快乐，最守法的人”，殖民地的繁荣和较多赚钱机会同样吸引中国妇女加入移民。之后随着华侨社会妇女人口剧增，当地华侨生育率提升，土生华裔人口便逐渐取代第一代中国移民成为新加坡华社人口的主体。在二战后初期，土生华裔的人口已超越了非当地出生的华侨人数，占华裔居民总人口的59.9%。移民把这里当作永久家园安居乐业，而生于斯长于斯的土生华裔，亦对居住地有浓厚的眷恋，争取当地公民权便成为当时新加坡华侨大多数人的唯一出路，其心态也逐渐从“衣锦还乡，落叶归根”转变为“落地生根，开拓新家园”，成为这个多元种族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

海峡殖民地政府既然采取限制中国男性劳工移民入境人数或禁止入境的措施，但却不限制中国妇女入境，这让船务公司的票务经纪为了提升业务量，要求劳工中介或船票代理人购买一张受限制的劳工船票时，必须购买三四张供女性使用的无限制船票，从而促成了中国大量女性劳工移民到南洋。根据《经香港出发的中国妇女》统计资料可见到其趋势，1911年妇女占移民的10%，1921年占12%，1927年占17%，1930年~1939年剧增到31%。另有资料显示，单就1934年至1938年5年之间，有超过19万名中国妇女由海路前来新马。让人不解的是这些处于较为封闭的状态“男主外，女主内”传统根深蒂固的闽粤妇女，为什么要离乡背井，千里迢迢，前来从事最为艰苦的劳动，譬如农耕、橡胶业、锡矿业、建筑业及工厂等工作？

长久以来，中国封建宗族社会对女性出洋是有诸多限制，而移民海外的男性一般很少携家带眷，

原因之一是公婆需妇女服侍，二是担心夫妇一同移民后就不再回来。但在不同伦理观念和经济利益的趋动下而有了松动，近代中国下南洋的妇女90%来自闽粤地区(包括客家和潮汕)，其中也有大环境的原因，这场世界经济危机也导致广东桑蚕丝绸工业的衰退，劳动队伍中的8万3000人仅在1935年就有3万6000人失业。另上世纪20~40年代，潮汕地区的天灾如地震、飓风、洪水、虫灾、旱灾、疾病、饥荒等发生了339次。又譬如位于三江汇流处的三水县也是洪灾频频，大批乡民被迫背井离乡，选择远渡重洋外出谋生；部分三水的年轻妇女，或因丈夫早逝，儿女幼小；或家婆专制，不堪凌虐，或抗拒父母包办婚姻等原因来到新加坡打工。也有嫁人之后，丈夫不思上进，迫于无奈，只好与姐妹们相约，跟水客(航船的水手)远走他乡。可以说早期的移民史，就是一部血泪史。

## 特殊的劳动力群体

始于1930年代闽粤妇女移民潮，也产生了一批深具特色的“无名英雄”包括“红头巾三水婆”，还有“客家琉琅女”和“顺德妈姐自梳女”。这群作为特定时期具有明显地缘、业缘特征和族群认同的女性移民群体，漂洋过海到异域谋生，面对移民早期恶劣的生存环境，自尊自强、团结协作、无私奉献，通过自己的辛勤劳动，改变自身的生活，也为所在地各项建设作出了巨大贡献，逐步受到海内外社会各界的尊重。

## 红头巾

其中最为大家熟悉的“红头巾”，它是指20世纪上半叶在新加坡建筑行业形成的一个广东三水籍贯的华人妇女劳工群体的称谓，因其头包四方红头巾的共同形象特征而得名。其实最初的头巾是有不同颜色的，这是因为当时到新加坡做建筑工的，不

止三水妇女，还有来自广东花都、增城、四邑、高要、肇庆等地，即使在同一个人建筑工地，也常有三几个包工头，工人走散时是很难分辨，这给工地管理等带来诸多不便；于是有人提议用头巾的颜色来区分，其中客家女工在劳作时戴的是蓝色头巾，来自清远的妇女则穿着以浅蓝色为底、印有白色小圆圈波点图案的服饰，人数最多的三水姐妹则别出心裁选择了吉祥的红色，自此工地上秩序井然，各种颜色的头巾一目了然，管理效率大大提高，女工们也从中找到身份的认同感，久而久之，红头巾便成了三水妇女的代名词。她们的标准行头装束，就是用一块浆硬了的布摺成方形的帽子戴在头上，用以遮阳挡雨，同时可防止细石跌落袭击，避免尘粉玷污发髻。她们身穿蓝色粗布上衣、黑色粗布长裤，脚穿旧轮胎外皮裁的拖鞋皮屐，以一根扁担挑着沙石砖块，攀高爬低穿梭在随风摇晃的高架上，或手握铁铲锄，造屋建桥或开山劈路；从清早7时至傍晚5时，从事着原本应该由男性担当的粗重的体力活，她们在滚滚的沙尘中，谋一口饭吃，工作虽然繁重却生活节俭，夜晚几个人一起窝在环境恶劣的小屋子里，每人一块床板，得到片刻的歇息。

三水“红头巾”逐渐在新加坡形成了一个独特的群体，在当时甚至有“没有‘红头巾’高楼建不成”的说法。特别是在1960年代，新加坡正由一个英国殖民地转型为自治国家，政府大力推动城市重建，兴建组屋新镇，让居者有其屋，更发展工业区和基础设施。基于当时没有大型机械设备，平整建筑工地，搬运沙石以及建筑用的水泥灰浆，都要用人工肩挑，自然需要庞大的工人队伍来完成，而这些勤劳勇敢、工资低廉的“红头巾”遂成为颇受欢迎的一支建设力量；她们承建包罗万象的工程，从英国殖民统治时期的军港、马路、桥梁，到新加坡独立自治后建成的人民剧院。许多重要建筑工程例如1950年代新加坡最高的“亚洲大厦”和



新加坡牛车水原貌馆门口，是一尊红头巾的塑像

著名的“高等法院”都有她们的身影。之后60年代建设的亚洲第一高楼——保险大厦，也是由上千名“红头巾”在18层高的脚手架上，采取接力的办法，一手一脚、蚂蚁搬家般将材料逐层上递，最终才完成这一令新加坡人骄傲的大工程。到了1980年代，新加坡重建局不忘“红头巾”在城市建设过程中的贡献，特别在重建局大厦门外雕塑了三尊“红头巾”的石像。1986年5月，新加坡广播电视局推出了26集电视连续剧——《红头巾》来纪念这一群自强不息、坚韧不拔的三水妇女(Samsui women)。2002年，新加坡国家邮政局再特别推出纪念版“红头巾”的邮票。另在国庆庆典和华人新年“妆艺”游行队伍中，常常也可以看到红头巾的身影。再有学校课本及各类报章与期刊，也对“红头巾”进行相应的引导教育学生与社会公众认识、

学习红头巾的精神，恒久而不衰。

### 琉琅女

不能被遗忘的工作女性还有对马来亚锡矿开采及经济发展作出巨大贡献的江门五邑客家琉琅女。江门五邑这个地方，濒临南海，商贸繁荣，较早得到了发现金矿、锡矿的消息。人民为了摆脱贫困，开创新生活的憧憬，一批又一批的江门五邑人，远涉重洋，奔向金山银山，走上一条不归路。1847年和1880年，英国殖民地宗主国分别在霹雳州拉律地区和近打谷发现蕴藏丰富的锡矿，之后更发现马来半岛的11个州中有9个有锡矿，储量仅次于中国，居世界第二位，锡矿业的蓬勃发展吸引了大批华工移民，就有学者认为琉琅业早就出现，但这些从事体力劳动的华人琉琅女即女性经济独立



的前驱者，却是在20世纪之后才在马来亚官方史料中出现，巅峰时期有3万多人之多。锡矿胚胎于花岗岩中，早期华人一般采用的是原始沙泵法，他们从矿底把含锡的泥土挖出用水冲洗，再用沙泵抽到专门的收集沟去，分离沙子和锡。经过几天的开采，锡苗达到相当高度就会塞住水流需要清沟，她们把收集的锡苗运到洗锡房去进一步过滤和冲洗。这些从事淘金淘锡劳动的客家女子，有一个辛酸的名字叫“琉琅女”，她们用一个被称为“琉琅”(Dulang)的凹型木盘，在水沟中淘洗锡米。终日头顶烈日酷暑，赤脚涉水，弯腰劳作，每天要站在没膝深的水里弯腰工作4到6个小时之久，正是这种勤劳刻苦、节俭朴素的优良品质，使得她们能够在异国他乡安身立命，顽强生存，并且在较短时期完成积累，创业发展。

## 妈姐

始于1930年代闽粤妇女移民潮，还出现了顺德“自梳女”——妈姐或姑婆的特殊群体。根据《顺德县志》记载当时这里蚕丝业发达，许多女工收入可观，经济相对独立。她们看到一些姐妹出嫁后，在婆家受气，地位低微，因此不甘受此束缚，情愿终身不嫁，于是产生了自梳女的现象，盛行于广东珠江三角洲的佛山、番禺、中山等地区。她们先通过村中族人选择吉日请村里德高望重的婶母主持祭祖举行自梳仪式，把头发像已婚妇一样盘起，扎起一条大松辮，以示终生不嫁、独身终老。有学者就认为，自梳女用如此极端的方式来反抗命运，可想在封建社会的女性地位是如此卑微，她们中大多数人不能主宰自己的命运。到了上个世纪30年代，珠江三角洲地区蚕丝业衰落，这一带的年轻女性听说到南洋打工收入丰厚，尤其是当地的自梳女，遂结伴前往到南洋新马两地打工，她们多数人在大户人家做女佣，因为勤劳麻利并且独身，深受

当地家政服务业青睐，久而久之被当地人称为“妈姐”，其打扮基本上是扎起大松辮、身穿白衣黑袜(白色大襟衫和黑色香云纱即黑胶绸到脚眼长的吊脚裤)。一般通过自梳仪式后的女子，不得与家人同住，故而妈姐们多是“数人集结为社”，并居住在一起互相照顾到终老，在新马当地称为姑婆屋就是自梳女漂泊的见证。

## 华人社会结构的血缘、地缘、业缘特色

始于1930年代闽粤妇女移民潮形成的“红头巾三水婆”、“客家琉琅女”和“顺德妈姐自梳女”等社会现象，固然是移民中介机构对组织新马移民起了重要的作用。这些旧客、水客、客棧、船头行、信局、船舶业者等，在保持中国和移民新家园之间的联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其中譬如旧客，以海外定居点为基地，招募新移民，并提供贷款以支持其旅费和初始费用。又譬如水客，专营南洋(主要是新加坡)和福建、广东等沿海地区的交往，为华侨寄送钱款和书信。但新加坡华人社会最牢固的关系结构和生活形态，基本上还是秉承着19世纪以来形成的血缘、地缘、业缘相辅相成纵横交织的特色，同样姓氏之血缘宗亲会，维持宗族世系永存，促进宗族的团结以及培植传统价值观。乡土情怀(地缘)的方言社群，以及从事同行业的业缘团体，更有互相扶持等社会和文化组织的功能。正如今天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举办的系列展览，让我们有幸看到几代新加坡人过去百多年来在这里打拼的感人画面。他们经历了动荡的年代造就了更坚强的生存意志，最后迎来了幸福的家园，持续面对挑战，坚毅不移地与国家一起成长前进。

**(作者为南洋大学第18届政府与行政系毕业，曾任美国上市企业高管，派驻中国20多年)**

# 无名英雄

编剧·洪有和

**时间：**当代

**地点：**一间三房式组屋之客厅部分

**人物：**林如恩：小学老师，三十多岁。

杨雨欣：林如恩的女儿，九岁。

张辉：专业人士，三十多岁。

张晓强：张辉的儿子，十岁。

**布景：**舞台右侧摆着一张书桌和椅子，左边靠墙挂着一张中年男士的遗照，中间则有一台电视机和一套沙发。

**画外音：**舞台全暗，一阵低沉、平稳的画外音徐徐响起：“亲爱的观众朋友，你们好！张晓强今年十岁，因父亲常年工作在外，他只好委托‘社会与家庭发展部’寻找寄养家庭，而最终由林如恩老师把孩子接过来托养，至今已经一年半了。今天是晓强最后一天寄宿林家，他父亲待会儿就来把孩子接走。”

**幕启：**灯亮，林如恩老师伫立在丈夫遗像前低头默哀。顷刻，另一房间有人在门边探头后，慢步走到如恩老师的身旁。

晓强：林老师，我能不能也给杨叔叔鞠三个躬？

如恩：当然可以。

(晓强于是向遗像鞠了三个躬。)

晓强：林老师，有一个问题，我一直想问，今天我就说了。

如恩：你说吧，什么事？

晓强：杨叔叔是怎样离开人世的？

如恩：哦，(沉默片刻)他是在一次汽车意外中重伤不治的。

晓强：原来是这样。林老师，您也别太难过了。

如恩：我知道，谢谢。哦，我想进房去，等一下你父亲来了，要叫我。

晓强：我会的，您放心。

(如恩老师步入自己的房间。顷刻，只听见门铃响，晓强急步走去开门，进来的是如恩老师的女儿雨欣。她把一只装有兔子的小笼子放在书桌上。)

晓强：兔子？真可爱！你哪里弄的？

雨欣：买的。

晓强：雨欣，快坐下，我要交待你几件事。

雨欣：什么事？快说。

晓强：(从抽屉里取出一本厚厚的簿子递给雨欣看。)雨欣，这是我上半年的英文作文练习，你要好好看认真读，这对你有帮助的。

雨欣：晓强，谢谢你。

晓强：还有，你要帮我下载那几个益智游戏，我有空时想玩。

雨欣：没问题，这事包在我身上。

晓强：还有，门口那些花花草草，你要记得多浇水和松土。

雨欣：我会的，你放心。现在轮到我说，这只兔子送给你，你要好好照顾它，千万不能让它饿肚子。

晓强：我一定做到，谢谢你。

雨欣：(去房里取来一本词典)这本《华文词典》借你用，你的华文不太好，要加把劲，知道吗？

晓强：我明白。

(此刻，林如恩走进客厅，手里捧着一套衣服。)

如恩：晓强，你把这套衣服换上，快去！

晓强：(遵嘱进房换上那套白衣白裤，随后出来。)雨欣，怎样？好看吗？

雨欣：好看，真像白马王子。

晓强：如恩老师，谢谢您，我感觉我太有福气了。我要真诚感谢您这一年半来对我的照顾。

如恩：不用谢。你今天就要走了，老师有点舍不得你……(眼眶红润，转过身去。)

晓强：老师，我也不想离开，可是……

如恩：你爸一会儿就来，你是要跟他走的。

雨欣：晓强，你能不能不走？

晓强：我，我也不知道。

(此刻，门铃又响了起来，雨欣走去开门，晓强的父亲张辉站在门口。)

如恩：张先生，您来了，晓强一切都准备好了，您可以带他走……

张辉：林老师，我不知该说什么？我只能说，太谢谢您了，这些日子辛苦您了。(转头看着晓强)晓强，你好像长胖了，也长高了。

晓强：爸，林老师天天给我吃好的，我吃得比雨欣还多。

如恩：没有，我待他们都一样，告诉张先生，他们两个的语文都进步不少。

张辉：是嘛？太好了。对了，林老师，我想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如恩：是吗？说来听听。

张辉：我已经找到另一半，半年后我们就结婚。

如恩：那太好了，恭喜你，张先生。

张辉：林老师，我冒昧问一句，你这边怎样？

如恩：我？我暂时还不想找。

张辉：林老师，您是好人，好人是会有好报的，我相信您一定能有幸福美满的归宿。

如恩：但愿吧。

张辉：那好，我和晓强现在就回家了。

如恩：好的，晓强，回去要听爸爸的话，有空常来看看我……(如恩老师激动地转过脸去)

晓强：林老师，我一定会来看您的。爸，我想认林老师当干妈，你能同意吗？

张辉：同意，当然同意。晓强，快过去叫声妈。

晓强：(深情地望着林老师，并扑进老师的怀里)妈！妈！

如恩：好孩子，妈的好孩子。

(两人相拥而泣，雨欣则在一旁鼓掌。)

雨欣：太好了，我要叫你一声“晓强哥”啦！

晓强：(转过身来抱着雨欣)我的好妹妹。

张辉：好了，晓强，我们也该回家了，跟干妈和

妹妹说再见。

晓强：(放开雨欣，移步跟着爸爸，两人走到门口。)妈，雨欣，再见啦！(向她们挥挥手)

雨欣：哥，记得有空要来看我们……(同样向晓强及张辉招招手)

(两个长辈和两个孩子不停地挥手，每人眼里都噙着眼泪。)

(此刻，张辉的手机铃声响起。)

晓强：(接听)王经理，有什么吩咐吗？……哦，要我明天就飞澳洲，在那边实习三个月……好，我遵从公司的决定，好的。(关掉手机)晓强，爸不能带你走了，公司要爸去澳洲实习。

晓强：太好了，我可以留下来跟雨欣妹妹玩……

张辉：不是玩，是要相互学习，把功课搞好。

如恩：张先生，你真的不带晓强走了？(如释重负似的)

张辉：是的，等三个月后我再来，这又要麻烦你啦。

如恩：不麻烦，不麻烦，他们巴不得在一起呢，雨欣，是不是？

雨欣：那当然，我们还要互比语文呢。晓强哥，你怕吗？

晓强：我才不怕呢。雨欣，走，我们去给兔子喂东西吃。

雨欣：好，我们去厨房喂。

(晓强和雨欣相续走进厨房)

张辉：林老师，他们现在真像是一对好兄妹。

如恩：是啊，张先生，这是你的福气啊！

张辉：不对，林老师，晓强有您的细心照顾，那才是他的福气。林老师，我要向您鞠躬，以表达我对您的敬意。

如恩：千万别，张先生，应该说我们大家都是有福气的人。但愿人人都沾着福气……

(此时，画外音又响起：各位观众，你们说这戏里的无名英雄是谁呢？我相信你们都心中有数，对吧？观众朋友，演出到此结束，晚安！)

**(年度优秀文学作品奖入围作品)**





# 近观远涛思无涯



文·邹璐 图·新加坡管理大学

2018年10月19日至12月20日，新加坡管理大学(SMU)的de Suantio画廊举办了一场题为《近观远涛》画展，纪念本地画家蔡逸溪辞世10周年。这是一场结合各方有力资源，策展团队阵容强大的个人艺术创作回顾展。很可惜，新加坡并没有年度艺术展览的评比或评鉴活动，若然，《近观远涛》展览将是一个很好的示范。展览不仅能为水墨画当代策展提供借鉴，尤其在如何展现个人艺术创作方面亦能带给人启发和思考。

## 阵容强大的策展团队

《近观远涛》展览，作为纪念性质的个人艺术创作回顾展，拥有令人意想不到的、阵容超级强大的策展团队，我想少有艺术家会有这样的机遇和殊荣。在新加坡艺术界，蔡逸溪是一位特别让人追念和品味的艺术家，不仅因为他的特殊艺术成长经历和英年早逝，更重要的是他的具有开创意义的水墨

画创作。当他的艺术创作随着他的生命结束戛然而止，引发人们由衷的惋惜和无限惆怅。我无缘于他的时代，但在欣赏他的画作之余，掩卷深思：如果他继续创作，接下来还会有什么系列？他会引领自己把水墨艺术走向什么境地？印象中他似乎也是唯一去世后由艺术界朋友自发为他举办追思会的艺术家。

为纪念蔡逸溪辞世10周年，长期代理蔡逸溪作品的好望角画廊(Cape of Good Hope Art Gallery)，与长期购藏蔡逸溪画作的藏家原本就有意举办一场蔡逸溪艺术创作纪念展。于是他们找到资深艺术研究专家，曾任新加坡美术馆馆长的郭建超副教授，而当时郭建超副教授正在为新加坡管理大学的学生策划一门“以展览企划和策展为主轴”的课程，于是一个完美的课程及展览计划和展览资源组合就此形成。

策展人并不是新名词新概念，但在本地其表现



《近观远涛》展览现场一角

力和影响力还未彰显出来，还没有形成艺术家与策展人密切合作，成就彼此的学术气氛。不可否认的是在艺术家及其艺术创作，以及展览与作品之间看似自然而然的连接背后，其实有很大的可塑空间有待策展人发掘和发挥。专业策展人不仅成就展览，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艺术家及其创作。

郭建超所指导和带领的是结合了策展理论与实践的综合课程，涵盖艺术品管理、画廊管理、展览传播、展览发布和出版等。学生自愿报名参与，课程吸引了包括新加坡管理大学经济学、社会学、资讯管理、商学院以及法学院的32名学生，其中也有来自加拿大、荷兰、韩国以及新加坡国立大学的交换生，因此有一个结合了不同国籍、不同种族、语言背景以及不同专业的学生团队。此外，在课程及布展过程中，郭建超又邀请了蔡逸溪夫人杨少瑜女士，富有经验的展览经理王慧文、专业策展人王子能及其艺术顾问团队，由此形成一个强大组合，不仅在蔡逸溪作品分析研究方面提供更为丰富的资讯和研究成果，也为策展带来更为多元丰富的视角及观点，由此呈现出一场尤为引人入胜，同时引人深思、深具启发效果的个展。

## 展览脉络清晰 以点带面

策展的基础是研究，策展的效果看现场，现场的展览和陈设能否让观众读出策展的观念和思想，并对观众产生互动参与意识，是策展的挑战。有人甚至提出“策展改变艺术”。但一直以来即使是在艺术界，人们并不认为具有传统性质的水墨画创作需要策展，原因是传统艺术有深刻的既定标准。此外，人们也不认为个人回顾展需要策展，因为回顾有明显的脉络。其实时间脉络仅提供有限的思考维度，并很有可能进入按部就班的固化梳理过程，带来不加思索的铺陈，让观众一目了然而不以为然。久而久之，画家的时代意识、地域观念、创新思维、个人风格就会在过于程式化的展览过程中一点点磨损消耗。好的策展带给观众更多观赏体验，引领观众进入更高层次审美和发现。

《近观远涛》展览的第一大特色是展览的叙述脉络清晰，在有限的展览空间几乎涵盖画家全部重要系列创作。既有人们熟悉的“旧街景”、“皖南”、“荷塘”，也有人们并不十分熟悉的“舞者”、“浮光”、“岛屿”等，以及少量传统题材作品如“清供图”等，不仅让观众较为全面地欣赏到画

家不同时期、不同系列的创作，也让人看到策展的高度概括能力，以及收藏家对画家及其创作的熟悉程度和非同一般的收藏品味。

以“荷塘”系列为例，“荷塘”是蔡逸溪“系列”创作的代表，现场集中展示5幅作品，既有晨光微曦的荷塘，也有夜色深沉的荷塘，还有初夏、晚秋不同时期的荷塘。将画家不同时期的作品并列，从中可以看到画家表现手法的变化，不仅在笔墨技巧和色彩运用方面，包括西方艺术思想的带入，从具象到抽象，由结构到解构，再进一步简化、变异、符号化、概念化，隐约看到其艺术风格的延续发展。

蔡逸溪的艺术生涯确切地说是在他成年之后。当时他是服务于企业界，已经成家立业的年轻人。他的艺术起步追随海派传人、先驱画家范昌乾老师，以传统水墨入门，但他的改变和进步是惊人的。通过不同系列作品展示，不仅让观众看到画家在短暂艺术生涯迅速成长的轨迹，也引人思考他的艺术风格、发展脉络形成的原因及来源。他尽早探索并形成了自己的笔墨绘画语言，让人不得不叹服他的学习能力和思考能力。

展览的第二特色是来自画家夫人杨少瑜女士以及收藏家对画家饱含深情又客观朴实的阐述，以及细致入微的探究与发现，其中不乏颇有建树的理解

和观点。他们的表达是温和的，绝不强加于人，因此在现场营造了很好的“对话”氛围。这几乎是在其他艺术展上很少见到的：娓娓道来，又适可而止，经由他们的文字的引领，人们很自然参与到和他们的“对话”中，也参与到和画家及其作品的“对话”中，让观众加深印象。展览中一些空间布置及细节展示，让我们从中体会到画家的性格、精神追求，以及他的日常生活、人际交往，即使是并不熟悉画家的陌生观众也会有亲近感。好的展览一定要有仿佛“穿过观众身体”的效果，让艺术就此与观众产生联结，留下烙印。但很多展览，我们不能感受作品，也无法体会画家，参观结束如过眼云烟。所以一场好的策展绝不止于作品展示，而是能够带来观众超越展览以外的更多信息，更大收获。

《近观远涛》仅展出作品24幅，却让我们看到画家不同时期不同系列作品，同时也看到不同风格作品的联系与变化，递进与转折。从这场展览也让我们重新审视水墨创作，水墨能否突破传统，带来更具“笔墨当随时代”的现代性思考和表达。水墨创作与这个时代、与新加坡的艺术环境、社会环境有什么关系？此外，展览中不同语文思维所产生的思想碰撞也十分耐人寻味。

**(作者为本刊特约撰稿。蔡逸溪部分作品见封底内)**



《邂逅皖南》彩墨 59 x 97c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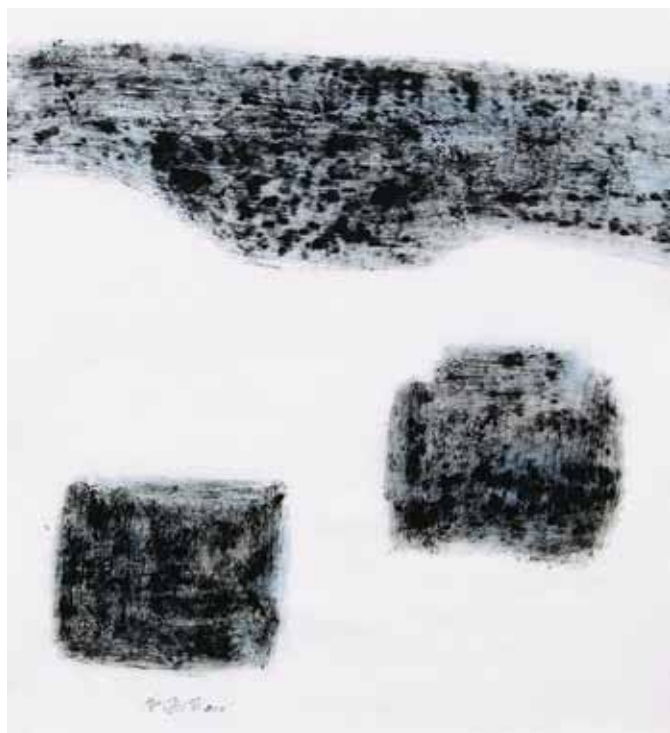


《仲秋荷境》彩墨 59 x 97cm





《塞维亚之旅》彩墨 96 x 90cm



《群岛》彩墨 89 x 70cm



《风雨又逢春》彩墨 70 x 140cm



《水乡系列 古瓦旧屋》胶彩 202 x 145cm



《荷塘梦境》彩墨 65 x 179cm



